宛委別藏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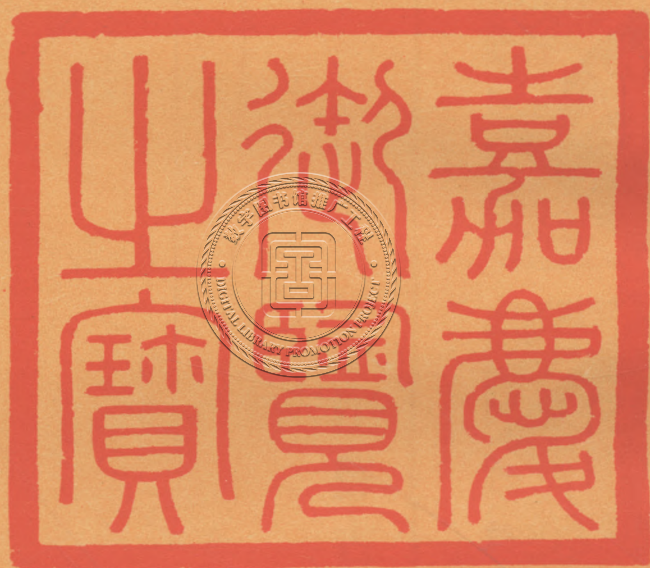
諸葛武侯傳

江蘇古籍出版社








嘉慶御覽之寶



諸葛武侯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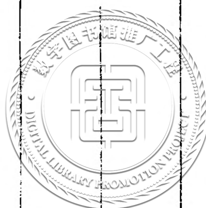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社



諸葛武侯傳一卷提要

宋張栻撰栻有南軒易傳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傳不載南軒文集乃從宋刊單行本影寫其闡發武侯生平考證極確自陳壽作三國志尊魏斥蜀使後世莫明正偽且言武侯志大而短于用司馬光作通鑑朱子作綱目乃正其非栻更摭拾舊聞成此一卷具明才學過于管樂稱其有正大之體且傳中述前後出師表與今所傳字句間有異同其後跋云徵自文獻不敢存疑則其所見詳明必有古書足據矣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廣漢張栻撰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蚤孤從父元依劉表亮從元來荆州元死遂家于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游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也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消揺而

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
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
而德公亦稱之爲卧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
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
送之時人爲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
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元德
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
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
自有伏龍鳳鶵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
也徐庶見左將軍於新野左將軍深器之庶

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左將軍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左將軍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則不已也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

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
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
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
著於四海摠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
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

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
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
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
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
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
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
問亮以計亮不對它日獨與升高樓撤梯而
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
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

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荊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

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
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
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
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
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
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
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
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
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

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

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并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群下推左將軍爲荊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爲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關羽等留守荊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

趙雲等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
將軍會圍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
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群
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
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
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
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
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
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
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

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而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部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調兵何疑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洪初爲李平功曹及平遷犍爲守洪已爲□蜀郡洪門下

書佐何祗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爲魏王二十二年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帥群下上左將軍爲漢中王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襲殺關羽取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氏之子王至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忿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

凶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
誅之是歲冬曹丕簒立改元黃初明年傳聞
漢帝被弑漢中王發喪制服群下請稱尊號
王未許亮曰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
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
午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録尚書
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
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
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
明天下君其勗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祭

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三年春召亮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戒敕太子且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奉遺詔太子即位于成都改元建興封武鄉

侯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决於亮亮發教
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失違覆而得中猶棄
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
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
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
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
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
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
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

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
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
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
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尚書鄧芝見
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吳好亮
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
誰亮曰即使君也白遣芝往孫權怳通好如
初[ ]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
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
爲別駕王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爲勸

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
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聾閉户不出
及亮辟置轝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
書曰曹丕篡弑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
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丕方大
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
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
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
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微乃留亮
更薦爲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殺

太守而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
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
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嶲
夷王高定皆應闓亮以新遭大喪亦撫而未
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
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略
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
四十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軍
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
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

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率衆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並封亭侯進兵越巂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

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皆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姦人懷自厲強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

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繽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

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建位易
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
不墜于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
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
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
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
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
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
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殞
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

㚑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强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効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

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此前世之明

驗也若其沉迷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
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帥弔其
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
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辟尹
默來敏爲軍祭酒霍弋姚伷等皆入幕府並
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
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
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長
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爲不然
且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亮奏以爲亂政廢爲

庶民徙汶山亮以帝冨於春秋忠邪難辯深惟根本至計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正之士志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

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小大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甞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

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
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
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
歎恐託付不効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
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
之任也願陛下付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褘允等
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
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
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爲

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
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
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
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
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群
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壻
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
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
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
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

以西可定也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爲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大衆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響震群臣莫知計所出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爲亮言攻心爲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爲不然以謖爲參軍

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謖督諸
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
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
用遂大爲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
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亮屯去謖數里徐行
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謖下獄戮以
謝衆爲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
琬後詣漢中問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
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
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

何用討賊耶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列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卹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才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

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爲倉掾使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曹

休魏兵東下上䟽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幷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郡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

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
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
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
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
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
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
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
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
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

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
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
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
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
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
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
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秊則損三分之二
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
疲而事不可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

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遂出散關急攻陳倉魏遣曹真救陳倉張郃繼之會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亮遣

將軍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
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
人皆以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
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
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
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
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
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
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
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

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吳孫權僭
稱尊號其群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
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
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
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
深便將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
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
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
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
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

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蒲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山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

於成固八年夏魏使大司馬曹真由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與真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餘月棧道斷絕魏主叡令真等引師退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于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爲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炎託志忠雅將與吾共賛王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木牛流

馬及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真有疾魏主叡請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

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陣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粮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殺郃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

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
運不繼平遣參軍報亮末還亮承以退平聞
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粮饒足何以便歸又表
帝謂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筆書疏
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
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
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爲亮幕
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
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
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

初平嘗與亮勸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效知己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勸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門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

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豔過於丁寧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容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及容死爲之泣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于渭水之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粮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

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幗懿恚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决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

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文偉即費禕也初琬爲廣都長昭烈甞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禕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群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命禕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緫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于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

人往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旂鳴鼓若將北向者懿復引退不敢逼儀得結陳去入谷而後發哀秦人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

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刋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忠武侯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爲相十四年昭烈及後主即位才兩赦或言大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亮所廢李平常冀得自補復聞亮薨策後

人不能發憤死廖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
衽矣亮既沒吏民歌思不忘多請爲亮立廟
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
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成都後主不
聽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亮德範遐邇勳蓋
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
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四裔野
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
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
聖懷所以爲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

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時亮薨二十有八年矣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筭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邱井法人莫曉也亮駕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命黃忠爲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

飛親見其功尚可喻音羽遥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頊之策羽為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曰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

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表暐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廣漢郡張栻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

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
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猶未
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
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
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
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胷
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卧隆中不求聞
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冑也而三顧之

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侯相周旋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爲根本之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憂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

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其聞過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已用人各盡其器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廢放沒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沔南惟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家之所有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既沒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豈不具哉侯之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為權

彼懷姦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兩雪見晛而謂侯敵哉侯之規摹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而軍無私焉輿圖之復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甍謝匪大數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爲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禽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爲拔出者而猶未免

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微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闇而不章幸雜見於他傳及裴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刪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

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年號爲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乎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予既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

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
非予所知不無深意矣然侯胷中所存誠非
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
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理
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其惟
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既以身從帝室之英
冑不顧強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
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
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
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

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爲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趦一時之近効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遼邈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等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則天下諸侯內懷它圖者吾固

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荆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荆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夫誰敢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荆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黽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説盈天下大

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
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
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削史之
說有近於霸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
自知其過也然侯之於學爲未足者奈何知
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爲未盡未能盡其
心則於天下之事物有所不能徧該而以一
貫之也故昭烈譎取劉璋於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之道終爲有媿侯當此時勸之亦有未
盡焉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冊所立者

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
昭烈之喪冢宰所賛者乃固謬之□□□□
其學之末至歟然則當斷之曰若□□□□
大而學未至者也故備列於此以□□□□
講焉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録

江蘇古籍出版社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一卷提要

元福州路儒學教授徐東撰按饒州府名宦志郭郁字文卿大梁人皇慶末以江浙省都事來知浮梁縣善為鉤距自方趙廣漢官終福建都轉運使又浙江通志名宦類引至正四明續志云郭郁泰定二年任明州路總管有才略在郡正賦籍定役法措置食鹽綜理倉庫皆有法修孔子廟飭弟子員徵逋租損浮費至學廩不能容如兩志所書則郁之宦蹟有足多也是錄因東適同官故悉載其所歷任途由江南江

西浙江福建諸處所在立政立事愛士愛民勸善懲惡興利除害各善政後復附以建安進士張復題詞及福建學陳御史臺狀牒文等件以見當日人情愛戴之誠各家書目均不著錄唯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曾採入史部傳紀類今錄之雖不盡可據但亦有可備史家之事寔者

序

工食技傭食力士大夫食其言行故無技者不能食以工無力者不能食以傭士大夫思工與傭之必以技以力而得食於人寧不思仕之所以得食於君者當何如可以素食否乎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此爲卿大夫言也時有窮達祿有崇卑而言行不敢不勉方其言行未見知也則仲尼食於乘田委吏不以爲淹及其言見信於上行見信於世

則伊尹周公相天子致太平分土而食不以爲泰與其守口以待時豈不愈於撑腸而口以菑其身哉昔人有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謂其有言行可爲法爲則於天下亦有口書耳書而心與書違者是猶穿窬竊貨而不竊經籍工與傭肯爲是乎君子學而仕仕而學言顧行行顧言以此食君之祿則和而安淡而爽飲清洽如醇酎然奈何人莫不飲食知味者鮮高車駟馬滿天下而其言行可以輿人之耳目者幾何是可

歎也已閩漕使古汴復齋郭公讀書有言行人也幼而始學壯而力行既貴猶學易出入臺省二十年外歷守牧司憲則以身爲律司漕則以義理財江東西民數饑則隨地賑而活之有疾疫則官延醫療之浙有民田失料糧者四萬餘石以夫役冒除糧者十六萬石則抶隱懲欺而賦之鹽課困民則請減額以甦之漕有冤獄十七起悉更讞平反之四明滯訟三百餘宗各鉤沉舉壓而決之南康之三皇廟慶元之侯泮郡

倉雙溪之浮梁關中之南臺鹽倉苟有關於政
化闗必置奨必脩此特取其大者舉一以見百
耳若夫僚佐之間黎庻之上隂分隂寸千常萬
細非善言無以爭其情非善行無以干其事數
十年之事業而顧見之十餘紙之文辭是猶大
桃蟠三千里而掇幾枝采幾蒂爭令復齋公官
躋三品力猶彎一石不類七十者堅請掛冠將
歸移文所仕官司曰吾少壯驅馳中外在官以
儉積倦在家以勤營生自買田八百餘畆上以

奉親下資給三弟父嘗戒諸子田兄田也汝無擅三弟曰謹遵命遺文尚在今老矣乃不傷爲兄者心願以巳田立約爲義田以教養四房子孫希公文移鄉郡斯非有法之言可法之行歟孔子曰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推其所爲於爲政爭何有或疑以工與傭喻士大夫非其倫曰彼亦人耳言亦言行亦行技之與力舍言行無以爲也惟貴賤大小則有殊使食於大家作勞其口無定言而莫可與商行無定跡而莫可

以尋則皆不敢用而為世之棄人小而賤者失其言行則憂同無二升之食百錢之直貴而大者失其言行則成敗禍福繫焉以賤喻貴以小喻大可不懼哉苟食禄者言常思可對人語行常思可使人知太平之治其庶幾乎
至順二年辛未上元日古侯佚老獨愚黄文仲謹序

言行録

復齋郭公言行也公自初爲樞密史至今嘉議大夫凡掾中外省爲都事者二爲牧守者三檢校中書僉贊風紀兩職醲運向爲貳今爲正嘉言善行炳炳人心章章冊牘形諸歌詩刋諸金石合爲今言行録誠爲政之範模檢心之繩尺也僕閩人也福星之所臨照莫非言行之光華澄源之訓欺天之戒惻然之清見乎家諭户曉之餘所謂德言而爲羣言之長也削冗濫員百

餘人於亭戶而除其豫辦之擾於鹽徒而止坐
事發之家所謂德行而爲羣行之宗也若大孝
之於父子學之於師友義之於兄弟宗族大本
大原之可法天下師百世者則有言行全祿在
三山林興祖謹書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録

福州路儒學教授徐東述

公名郁字文卿汴之封邱人金末避兵徙大名因家焉性姿頴悟六歳知讀書日記數千言博通諸經子史學易於武林侯先生深明吉奥故號復齋詩文不尚華藻辭達而已居家盡孝敬剛介獨立年十九江淮省以儒雅辟充江淮樞密院令史精明廉敏賢勞幾二十年元

貞元年掾河南省貞吉河南王性齋右
丞馬公每以才幹稱之秩滿章薦爲本
省幕官時中書荅刺罕丞相甚器重之
留掾都省大德九年
勅授承務郎宣徽院都事十一年授承德郎江
浙省都事皇慶元年欽定
宣命奉議大夫知浮梁州延祐五年三月授奉
政大夫中書檢校八月丁父嘉議府君
憂始翰林復初元公號一世儒宗少所

許可惟與公莫逆嘗思公之先君子嘉
議府君有隱德時相過從輙拜牀下歿
之日元公躬治喪事慰賻銘祭情極懇
至敬有餘也延祐七年服除九月授中
順大夫知高郵府至治三年正月選授
中憲大夫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
泰定元年十月憲臺
奏擢亞中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二年十月除亞中大夫慶元路總管兼

勸農事四年十月進授嘉議大夫福建
等處都轉運鹽使先大父千户府君追
贈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太
原郡侯祖母林氏太原郡夫人父嘉議
府君累贈至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上
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母李夫人累贈至
太原郡夫人
初掾都省時定水縣門料工者多虚計公
覈實用力省官費一千三百定

車駕行幸晉山姦人劉聚等冒支納鉢草料
丞相使公治之三日而伏罪乃白丞相
奏聞利病許置孛歌孫分司印御史刷籍至
今便之復以晉山民饑疫死且盡請給
鈔三百定親沿戸賑濟又以己俸市善
藥命醫療治活者三千餘人
除宣徽院都事往者本院歲買湯羊習弊
虛增羊價報數以是用鈔多得羊少公
以實價買實羊比上年羊以口計增三

千鈔以定計減三千

佐江浙省幕勤勞㢡績考覈出荒田失科糧四萬餘石租鈔一千餘定至大元年濬吳松江役夫歲一名除糧十五石公視其牘曰役不過二月三月耳而除周歲之糧何也於是追理十六萬石以充海運四月立衛帥府摘發軍一萬五百期以九月終到都來使速之甚迫公曰今士卒窘廹在道遷延非計之得姑聽

還家收蠶麥繕器甲至不失期何害至

則軍資精銳士馬肅給最諸省

上命賞賜有差初行至大錢法拘民間銅器公

建白大臣曰廣濟庫宿藏舊錢數百萬

既例許行用止拘廢銅足矣何必毀民

間成器耶上下便之提督繡造局裁制

金線收拾殘餘林屑以補耗減仍銷鑄

得赤金三錠有奇因造省堂宴飲之器

其綜覈事實便宜如此

知浮梁州首興學校改爲州學殿堂廊廡塑繪聖賢像設煥然一新括勘出隱漏田二百餘畆出三十餘石鈔一百餘緡不給則又捐己祿米以供諸生廩膳厚幣禮請明經者師三人廣弟子員百餘每聽政退即率領僚屬畢集講堂與諸生分序誦說經書立賞試激昂後進彬彬鄒魯之風矣公治民必先之德教後之政刑故民皆遷善遠罪觀感速化治

效爲諸郡最他如賦役則驗實有戶而定上中下之則於是詭名規避者無所逃矣如稅糧則民田之飛走者歟以歸併官田之額重逃亡者折收輕齎於是偏負虛包之名無所容矣酒醋茶課之病民也則均輸之貢金人戶之易名也悉還元籍糧得其實賦得其平民咸便之前此所未見也務農敦本開廢田植桑果輒遺父老酒肉以助其喜此龔渤

海賣劍買牛之教也毀民間龍舟以絶
鬬傷之風因其板木改造州南浮橋百
八十餘丈名曰濟衆此吾夫子務民義
遠鬼神之訓也居五載州人德公之深
有昌江誦詠者百遺愛碣者三憲司舉
事備者五省臺考績陞秩一級入檢校
中書丁父憂
起知高郵府凡六閱月耳墾田復者六萬
餘畝逃民願還者千二百家

同知兩浙運鹽使司先時居民苦於鹽徒
虛措之患至是犯者止坐其身不使刑
及無辜始也建言減鹽額五萬以寬竈
戶終也額外乃增至二萬二千四百又
平反鹽徒一十七起由是私鹽屏息課
程增羨
僉憲江西激揚務存大體巡歷諸路脩理
學校責成課講所至士風翕然吉贛南
安饑公竭心賑濟活者數十萬人黜罷

汚吏百餘南康舊無
三皇廟公曰繼天立極三聖一揆固不專於
醫建學崇祀設博士弟子員
國朝廣至仁也今南康之民不幸遘疾巫覡
是求扎瘥夭昏誰之過歟迺捐己俸爲
吏民先聞者莫不感奮三月而成夏四
月
上命賑饑疫幽窮之民假息覬暨廻生起死者
凡數千人於是知𦏁廟建學之德宏矣

慶元路總管下車之始修學宮考課業而
誨生徒汰濫食以給貧病正賦役之籍
而權勢舶商漕夫有貲者無敢避決寃
滯之訟而三百餘事哳哀無訴者無或
遺廣倉庫之儲而上供錢帛之輸無敢
後公以長材敏識剸裁劇郡如轉九流
水舉無凝滯簡書頓清幾致刑措流民
悉歸荒野盡闢賊盜不作年穀屢登一
郡之三代也至於查勘得諸項欺隱錢

九百餘定散給站赤規畫息錢祗待使客而害不及民檢舉脩造哨船木物未給價鈔五百餘定盡數以與元輸官之民而民始無怨此二者尤可以例後來措置之方信而能勞民役而無殘民其利安有窮乎儒學歌頌之美着舊去思之碑皆有石刻數千言往往未能盡紀也

除福建鹽使時鹽法壞於公私之求亭民

不堪命久矣公曰水不清者澄其源乃
召僚屬而告之曰
國家置而屬所以去姦欺成歲賦厚祿養廉
當蚤夜深惟乃位素餐甚懼無以報效
況貪暴爭且亭民汗血煮海終歲勤勞
爾曹不之恤而反刻剝之是欺天也自
今宜滌乃心犯在不恕即日以不便事
宜條陳
省府削貲鹹催煎冗濫者百餘人請給

分司印信以革私鹽侵漁之弊先時每歲預辦下年課鹽及增餘之數官本不支惟威以限竈户不忍其苦賣妻鬻子者有之畏迫逃竄者有之公惻然曰不紓民力困虛是圖非徒無益也於是遣吏家諭户曉悉除去預辦增餘蔕耗之擾至今安之又鹽徒犯法輙延引平民動以百計囚繫歲月刑及無辜莫甚於此公洞察民隱止坐事發之家朝按其

罪狀得實暮即斷以法於是獄無寃滯
囹圄空虛南臺鹽倉歲入九萬引倉甚
褊小實可貯者二萬耳餘悉在船動涉
旬月往往陷於風濤耗於盜竊公私俱
病公以公廉莅政素洽人心乃勸率鹽
商助木石樂從者如雨纔閱月廣倉屋
五十間不支官帑不勞民力父老咸嘉
公之德立石頌焉公以廉潔自勵其下
化之由是賦日以饒民日以紓雖古之

循良蔑以加矣國子司業惠山馬公憲
聞之日有曰文卿風力肅清神氣開爽
意豁如也持己以廉待人以恕見義勇
爲不可干以私議論端確性理粹明尤
深於易詩書之旨氣象淵默渾然儒者
敭歷中外善政美化所在有聲其德可
知矣

建安前進士張復奉題

言行録後

閩漕使復齋古汴郭公爲童穉時已好學不倦及成人慨然有志事功當時名公鉅卿爭汲引之臺省聲猷日以大後守昌江秦郵課兩浙鹽佐江西憲牧四明遂入閩爲一道福星高潔剛明其德政洽於人心著於事蹟田父賈豎皆能道長樂郡文學徐古道探摭聞見倣近代名臣言行録爲

公書之嗟夫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
皇元之大者也地大則生者衆生者衆則用人
多由中書省下至百司庶府外至天下郡
縣遠至屬國所置大小文武曁雜流以萬
計不知幾許莫不食
君之祿貧民之利以求富貴有能不欺天不欺
國不欺心不肯以身與草木俱腐斷斷然立
功立名於當世者數百中或一蓋流俗移
人惟以富貴爲功名而不知利濟天下謂

之功流芳百世謂之名既無意有爲於茲
則亦無事可書於茲爾三代而上遠莫得
言三代而下自秦至於宋遼金凡二十代
惟漢爲大雖不及今然嘗聞哀帝時自丞
相至郡縣佐史凡用十三萬人如彼其多
歷年四百如彼其久而書於列傳者如彼
其少孔子曰才難乃爾甚耶今古道異作
是錄事皆有徵足信爲晉山饑民請粟病
民散藥活者三千餘口又爲吉贛南安之

食賑糶數十萬戸公之視民甚於己仁也
脩都城定水閘官省鈔千三百定民不知
勞市湯羊增常數三千口價比他省三千
定冣江浙失科民糧四萬餘石追松江夫
役冒除糧一十六萬石行使至大錢則建
言毋毀成器察浙鹽利病則請減常額公
之制事一一有方義也脩浮梁慶元泮宮
以期道化之效建南康三皇廟以廣
聖濟之心復謂漢儒惟董仲舒克傳心學朱子

之後真西山能宏道統宜在從祀陳請於
朝先崇善教而後可以淑惡道以正也公建言皇
慶二年間節次欽奉
聖朝將宋九儒及許文正公增入從祀以明
道統之傳甚盛典也切詳孟子以來秦滅
經術漢尚黃老至武帝時有董仲舒獨能
尊信聖經發明春秋大經大法正誼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及天人三策深得孔孟心
學之要先儒以爲漢世儒者一人而已至
伊洛諸儒繼作晦庵朱子集厥大成一時
橫遭禁錮罕能傳習又得西山真文忠公
發揚推闡公論開明所著大學衍義一書
君德治道多所裨益讀書諸紀體用該傳
魯齋深所尊敬以授學徒是二儒者時雖
不同其傳紹道統則一而已於今未入從
祀當職忝居憲佐僭爲開陳如蒙轉聞

朝廷永錫善類同列從祀其於民化誠非小補云

平反浙漕鹽寃十有七起剖斷定海訟寃三百餘宗先清宿弊而後可以行簡服以明也公之所爲必可言所言必可覆初非欲人美我而爲之爲所當爲而已矣彼聞人言美而不知勸聞人言惡而不知恥者惟曰富與貴吾之命不學無術正難責之滔滔皆是然後以爲所當爲者爲難得美其言行不敢遺今日之録即異時之列傳耳復齋公讀書人

也言顧行行顧言爲此録者豈不當哉夫富貴輕於鴻毛言行重於泰山每見文人詞翰中多以汾陽期公是尚富貴也似與公氣節殊林宗有道之士史紀其言行亦得漢一列傳汾陽壽望百爵稱王官中令史紀其言行亦不過唐一列傳公令官三品年方者指使心深道熟使遇汾陽之時有汾陽之事真所優爲者也蓋謂公之言行得於聖賢之學華州之郭武學未之聞

焉是録也必纂纂有續筆以待他日之歐

宋云

福州路儒學陳御史臺狀

福州路儒學訓導梁奎黃源深陳文絅陳康

張英陳瓌等欽惟

聖朝定制選用人才從監察御史具才能政事

著明實跡呈臺附籍以備選擢要在於得真

實之才以求得真實之效也然選人當觀平

生之言行舉人當審大節之始終不然則有

名無實先貞後黷者往往有之切見嘉議大

夫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郭郁英才間世偉

器邁羣通經書而識見高明礪節操而表裏清白始由行樞密院行省掾史以至兩任省都事三任牧守一任風憲兩任鹽司剔歷中外四十餘年所至綽有政聲並無一毫瑕玷其嘉言善行可以為法其美教德政可以化民其剛廉嚴肅足以革貪穢其謀謨籌畧足以集事功德馨並秀於芝蘭材大實堪於梁棟可謂有真實之才有真實之效者似此大賢誠所罕見本路儒學教授徐東依朱文公

撰宋名臣言行録例採輯翰林元學士袁學
士廉訪馬僉事所作碑記撮其切要爲郭公
復齋言行録備載平生居官治民事跡至甚
著明謹抄録在前乞賜採擇特以
上聞宣付史館紀其勤勞以示爲人臣之法則
寵之清要以上稗
衮職之謀猷實非諛辭允諧公論

福州路儒學舉狀

福州路儒學耆儒蔡潤老等二十餘名列狀陳

御史臺竊見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都鹽轉運

使郭郁敏悟過人聰明邁衆博通經史抱負經

綸守節嚴於雪霜持身苦於氷蘗始任行省都

省樞密院書佐凡所建明以治國大體省減經

費愛惜民力爲先可謂經綸之才也至於出守

浮梁守高郵守慶元其爲政必以教化爲本興

學校均賦役復逃移簡詞訟去思有碑百詠有

頌五事有績具見成效又至於領浙西漕阜民有法裕國多方僉江西憲正身按臨憲綱大振見任本道運使以清苦礪薄俗以莊敬率同僚盡革積年之弊政頓除屬吏之貪心不擾民而課額增不罔民而私鹽息膏雨三年之內仁風八郡之中自有運司以來真所未見已蒙本道廉訪司察舉未見施行切緣本官剔歷中外四十餘年觀其平生克己礪行終始勿渝如精金良玉略無疵瑕方今齒德俱尊精神亦壯其清

風峻節可以爲縉紳之儀表其大材偉器可以
爲廊廟之棟梁似此大賢久淹漕計駸尋晚歲
未愜輿情欲乞
上聞
省臺擢居重任實付民望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郭嘉議義田牒

文

嘗聞有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與其專田地之利孰若全兄弟之義與其私於子孫孰若公於宗族古人念有及此義田之所以置也當職係大名路録事司附籍人戶見居汴梁路録事司在城崇仁坊昆仲四人長係郁次廸累任錢穀次皇海道運糧百戶次仁安豐縣尹長育教誨各已成立皆

先父嘉議大夫太原郡侯義方訓也先是父母既老兄弟未婚係予獨力支立户門仰事俯育義協千家至元三十年間以時直五百貫置到安豐路下蔡縣西鄉濁溝孰地八百餘畝四至具載契據可照父有遺書諸子莫奪弟有義約實兄所資在後歷任中外凡四十年餘無所蓄今切念之曰凡我兄弟皆大人之遺體後有兒女皆郭氏之子孫遂以前業立爲義田與我之兄弟子孫共之歲有所入擇子孫之長而賢者

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婚嫁喪塟助有差祭祀
蒸嘗禮有具歲終則總其出入聽宗長而會計
之其有贏餘則修葺先塋增置田業庶可廣前
規潤後嗣日有食歲有衣後之子孫必能繼述
使百世之下永爲郭氏義田斯不負先人義方
訓也除將置到地叚備細數目收支則例另立
仁義禮智字號文簿一樣四本付四房兄弟子
孫永遠收照並不許分析茍違此規以不孝義
論恐後無以示其徵信牒請借用本司印信關

防文簿以憑遵守仍更爲行移所屬官司照驗

施行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録

江蘇古籍出版社









揅經室外集卷四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提要

無卷次無撰人名氏前有古候黃文仲及三山林興祖兩序疑出二人所編按郁有言行錄一卷已鈔錄此特其宦游所至與當日賢士大夫一時投贈之作江西饒州府志稱郁知浮梁縣聘吳仲迂為後進師士風丕變政為江南諸邑最集中壽老致政嘉議郭公序乃胡長孺汲仲作按鄭元祐遂昌雜錄言汲仲為金華三胡先生之一罷官後客杭貧甚以古文倡人求記碣序贊稍不順理雖百金不作也又陶宗儀輟耕錄載汲仲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為羅

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絶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汲仲耿介絶俗而乃肯爲郁父作序可以知郁之爲政矣饒州府志又言郁爲浮梁時風謡云桃李陰陰六萬家下車民不識州衙甘棠喜有千年政美玉終無一點瑕今集中有民謡十首而昌江百詠祇存四十五首不錄此詩當日之流風善政遺佚不少且一時之士與郁相贈荅者如仇遠汪澤民鄧文原皆不輕與人周旋者則郁之賢益可知矣

序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此國語之訓言也欲愛其所生之身則莫若從師以學欲行其所教之道則莫若從君而仕欲光顯其所食之禄則莫若榮親爲大在父爲孝在師爲敬在君爲忠三者相成不可廢一此士大夫之令行也舍是何以曰人行也者行也行其行而見於事善其事而聞於聲聲成文而詩歌作詩歌作而二行著於時而後可謂之真士大夫今閫漕使復齋郭公敏行録其行見於

事事聞於聲者乎公内由省臺出仕江南小爲守大

爲牧爲憲爲漕凡立政立事愛士愛民勸善懲惡興

利除害著於治功可以詠可以賀可以紀可以序在

官爭贊美既去極見思文人才士卷軸知以幾馬馱

所以能効忠於

上而稱忠於下者孝敬爲之本也觀易師侯先生寄

口倡和數篇嚴君嘉議致政慶壽一卷孝敬之心油

然而起將揚父之名行師之道以相遠大此意難與

淊淊者語敏行一録亦孰有之人之愛公固非諛非

妄也九口山西有愚者年八十一其愛公也異乎人之愛其言曰善頌不如善勉夫聞人頌者心易自滿聞人勉者心必若不足不足則不已不已則可大可久美公之能孝於父則不如歌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章美公之能敬其師則不如歌小心翼翼古訓是式之什令以三品而局於一路一道豈足以盡公大才廊廟之上樞機之間乃可以展布平生之才忠使朝野羨慕曰某其相親也主之某其師也教之事之若此生始無慚異時美公之詩必欲如淇奧之道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始足以見所學願公勉之至順

辛未孟春之望長樂郡古傒佚老獨愚黄文仲謹序

敏行錄

敏之功大矣二帝三王之爲君九官伊傅周召之爲臣其功大矣而悉錄於書書爲萬世法疊論終篇汎言帝王之道有功獨歸於敏法古者法其敏而已敏則有功也

復齋郭公敏行錄大抵施於政者中庸敏政盡人道者能之人而盡其道敏於行之積也敏行其體敏政其用用著於錄合而名之曰敏行體用一源功効相感應功有古今之殊原於敏行一耳敏在三德宜屬

勇克己復禮顔子之勇也回豈不敏者邪
公以復名齋復之初九顔子有焉
公其敏顔子之行敏唐虞三代賢臣之政録將不止
是而是以爲始也三山林輿祖敬書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録

國子司業鄧善之送

文卿知州赴浮梁任序

人之所遇有意所甚欲而不可必得者豈特富貴利達哉雖交遊會合亦然余始徵詣京師爲詞林屬留十年汴梁郭文卿由中書掾佐宣徽院幙薦紳間往往言文卿雅好儒術其爲吏慎二尺法而無舞智深文以徼榮寵且勸余與文卿友而余竟不獲接一其言論以自快及文卿再調都事江浙省凡南來者道

文卿之善如京師時前年冬余還錢唐居相隣始得以暇日抵掌論說古今釃酒酣謔意歡甚追惟南北十年會合之艱猶若此則夫疲筋力善造請以希富貴利達者可必得耶文卿受易於真定侯先生不問寒暑風雨每讀書至夜分乃寐昔漢儒說易皆相田何然學有醇駁嘗受邴曼容師魯伯魯伯師施讎史稱曼容之兄漢與兩龔齊名而曼容名過於漢為吏不肯過六百石然則曼容學易於進退得失之道深有得哉初余杜門教授生徒以給衣食一旦被徵命

適四千里交遊慮余有不釋然者余謂友人胡牧仲曰世之仕者或以出處易其守至於困戾顛躓爲俗姍笑今吾此行是在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无咎牧仲喜曰士患不知道耳知之則居陋巷不爲憂任卿相不爲榮達乎性命之情而安乎所遇者也吾子其慎諸今余委瑣無似濫綴通籍牧仲斯言不敢忘也朝廷命文卿守饒之浮梁行有日矣用敢以余所得者爲文卿贈以爲何如也文卿上奉七十之親以孝聞其學如百川東注不進不止才猷且將大用教子

弟弈弈有詩禮風是皆有足喜者余既叙次其疏善詩者復歌以繼之皇慶初元正月三日古涪鄧文原

序

長篇

俞希聖

江浙東南古都會分省令為諸道最閭閻鱗次生齒繁郡邑蟬聯疆理大薇花幙府羅英賢公來贊治週三年胷中磊落塵不染筆底造化春無邊人皆公退閑取樂我獨仕優仍好學精研六畫見太易深究四

書聚先覺君子之道本諸身措置事業當過人上依
孔孟作標準豈但龔黃相等論先聲遠到浮梁久竹
馬喜迎賢太守朱幡皂蓋人羨榮坐見大名揚宇宙
倐風颾暖馬首東折柳爲別何怱怱芝山路透　五
雲上早學爾祖老令公

唐理

江東冠蓋地番陽古名藩土饒貢賦夥民衆獄訟繁
君侯牧呂江高駕朱輪軒五馬雖云榮範之勿使奔
造次差毫髮休戚繫黎元矧玆凋瘵餘所急究弊源

力行盡在我爲治無多言先勞民必信心正化自敦
天無德不報流福逮後昆下車與春值花柳正村村
六條布新令五袴歌守恩仁風被閭井芳聲徹修門
明德期勉旃毋俾物欲昏細候漁陽政世遠其人存

僧志勝

暄風了氷雪鴨緑生瀰茫梁園宦遊客泝舸之浮梁
維饒作貢土厥篚猶相望黄金不恒產推鑿成痏創
浮梁實附隸又豈無困亡疲氓易爲德慈此當如傷
細侯古循吏勁氣横秋霜署曹有聲跡況此百里疆

衣食國之本事必先農桑但知清靜治或可廢術楊栝酒韋陶篇博山雲氣長斂手固如此能事在廟廊唐律

艮齋

案牘勤勞自幼年慨然歲晚披章編姓名亦與廉能列鄉里仍聞孝友傳政固在寬須盡義民雖常愛必親賢一言爲汝終身戒好惡無私可與權

湯炳龍

千騎如林發虎林昌江耆老望公深純將孔孟綱常

事推出龔黄父母心厤日從頭皇慶遠陽春有脚使
君臨一方小試經綸手早晚登庸作相霖
仇遠
中朝外省久知名　上選循良治此城編戸歌謡慶
新守升堂問辨駭諸生蘭舟小作臨岐別竹馬懸知
夾道迎從此昌江春水滿與公心事一般清
陸元德
黄金臺上舊知名南省彌綸績有成新被
寵恩臨一郡要行好事慰羣情民將草偃歸風化德

若郵傳刻日程聞到公來人總喜兒童竹馬遠相迎

張衢

春餘旬日接年頭甃駐襜帷上客舟入境喜迎新太守按圖知屬古饒州光分南斗文星會清接西江瑞氣浮何況鄱司曾學相汾陽家世舊弓裘

史台孫

爲國著龜吏凖繩丹心耿耿玉壺氷薇花慔次聲名舊芝檢香中品級增竹馬爭來人似伋仙舟獨往世無膺尋常風浪雙溪水與月相宜分外澄

劉鉉

省惾雍容畢簡書又聞竹馬逐前驅仕優合繼中書考才大猶分太守符氷蘗自持甘味淡繭絲方急俾民蘇浮梁人已歌來暮公肯三年負牧芻

施文振

雲氣東來景物明遠迎五馬動歡聲素多能事俾時政久歷要途知世情崇國將春比州主茶商說好到都城大川異日需舟楫不但浮梁似砥平

仇几

春風新栁思依依正是衣冠送別時華省幾年勞簡牘昌江小隊擁旌旗兒童出郭如知禮衽席遊山謄賦詩興起儒官寬力役斯文一昧賴扶持

屠銓

南省當年上幞屓清名皎皎列星辰方知廟筭俾新政又作侯藩撫遠人梁上三刀應兆夢江東五馬稱行春雙溪路可通河漢明見汾陽有後身

陳天益

中原名族出汾王仕路軒騰姓字香卷裏詩篇新歲

月脁頭易傳古陰陽一麾甓寄南州守萬里遙瞻北斗先五馬載將春意去濟人不在一浮梁

許應旂

汾陽顯胄冠中州學問文章號兩優薇省當時推上客昌江今日得賢侯事功欲對嚴君問法度惟從古訓求老我一壇番水舊喜公分竹解民憂

五言律詩

胡維杓

出守昌江郡香名起省闈春風隨化筆梅雪照征衣

地沃州應富民淳訟自稀汾陽好苗裔合早贊樞機

僧可權

蘭省舊聲譽浮梁政又新文風起鄉校教雨及州民
湖上千山月江東萬木春汾陽家世遠吾得見斯人

浮梁姚疇上

知州郭侯德政序

雙溪出東北山中會於城南屬州為梁故號浮梁風
氣清激人心易以興起見聞父兄師友誰忍趨不善
者前是弗復論陞州以來民日偷薄富交勢而橫賤

凌貴而譁長少斷斷寢衰於舊蓋有其故矣　侯來
是邦蹙然曰民生之憔悴必爲政者未知所以爲政
民彝之泯棼必爲教者未知所以爲教夫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一爲利欲之私昡昏顚倒則不暇察耳於
是自其躬行心得者求之飭己以廉奉法以公及人
以恕期月之間六萬家之衆彊弗友者畏其神明燮
友者樂其愷弟廼新學廟以敦教養成橋梁以通行
旅翀　三皇之宮醫藥以濟夭死凡王政之所急民
用之所切知無不爲爲無不力而僞增悖入以言利

剥下奉上以求功則有所不從也大抵爲政而不以教其弊必尚法制而以忠厚愧恥之化爲迂廉而不能雖不汨於欲第淹淹不足以有爲廉且能矣鉤距爲智決裂爲斷則不近人情侯之政不諭於末由先教而知所本也廉且能而不過用其才由好學而進於道也平居其爲學不務小末遡所從得則所言所行必稱侯先生曰事君之忠曰事親之孝曰修己治人之要若令之所施固特其緒餘然驗其中之所存則本領自裕自初政於今五年猶一日公私義利之

間知之明守之固夫然後信其止是而不遷大學之
功亦不過如此日需代未至悵然俾諸生歌驪駒竊
謂仁人君子方其來也如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爲快
將去也如麗日好春惜分繼晷惟恐其邁是孰使然
意思之在人心自不能已已或卧轍而留或聲歌詠
歎是宜樂道其善且以勸來亦願天下皆逢元道州
使萬物吐氣豈爲一州以幸吾私哉
侯字以文齋扁復古賢大夫有以勤學好問垂要終
之令名者今學者方新其爲文當不止是復初九不

遠復顏子以之而用功在克己若夫見天地之心指無極以前之象可未易置吾喙曩獲分燈夜雪美□天兩九周經世十二會雖老矣江山倦游尚期天兩相與高步歷覽庶幾疇昔之言延祐丙辰仲秋□□

十雙溪姚疇謹序

昌江百詠詩并序

淇奧之美武公泮水之頌僖公皆邦人歌其君之善也有善則歌有過則規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詩之義也皇慶壬子

復齋郭侯來尹吾州公明廉惠之政洋溢乎
耳目銘鏤乎心肝同僚和衷以治邦人樂而
歌之紀善政爲民謠目曰昌江百詠辭不尚
文事紀其實以俟觀民風者得焉

下車先政闢儒宮不但張誇棟宇雄次第更徭加勉
勵吾身親見漢文翁公初至謁文廟見殿宇損漏即勸誘儒生隨力樂助或修或造棟宇一新

千古浮梁鎖要津名存實廢幾經春濟川小試爲霖
手從此應無病涉人浮梁古以浮橋得名歸附後橋廢皇慶壬子有以競渡致殺人

者公悉拘管屬龍舟六十餘隻橫江爲橋名以濟衆旣革競渡之擾因成濟川之功

抑强扶弱凜秋霜落膽姦豪走欲僵金石可銷山可動毫端未易轉炎涼公廉知豪强侵兼小弱故因事痛懲之雖闘節百端不爲動於是豪强斂遊

醫官昔日奠三皇幾向椳宮借講堂此日殿庭新壯觀湍階草碧木苓香前政欲營三皇殿久而未能公營建不日而成而後醫學有所宗仰舊日惟就學宮行禮而已

顛連無告有窮民已沐經年養濟仁凌雨震風嗟不庇一朝棟宇喜重新養濟院舊不庇風雨公惻然新之鰥寡孤獨有養矣

稅糧置局記年年監局人情與限錢今歲但令甘限狀里胥催辦反争先

首夏初秋歎久晴渴誠齋戒禱神靈幾番甘霔蘇枯槁好唱東坡喜雨亭

往載金糧多宿弊增虧生沒好談間遠稽舊籍還乞額賴有明公燭吏姦姦吏虛走金糧七十餘碩蓋點金者不得免糧而不輸課者反獲其利公命發其覆得其情遂用舊籍徵金糧額始復

口詞自古出詞人書狀誰知巧撰新不是明公能摘伏良民究訟幾時伸公初至獄有留繫未決公疑之使索書鋪元藁觀之知其入人

之罪究者得雪

癡民背母賣婚書媒妁符同實證虛州尹判官明似鏡姦豪無計奪貧愚州民有賣婚書與妻家者其母不知告于官其子及媒妁皆以爲未嘗與某氏結親母不能自辨幾反坐郭知州吳州判察其姦斷還元夫

走稅飛糧役不均混淆玉石僞成真設非挨究更前獘豪猾皆爲漏網人飛走稅糧官司屢嘗拘併而獘愈甚姦豪進產而稅日減善良退產而糧日增故公欲挨究也

不畏官刑號潑皮良民往往被侵欺一經痛斷仍書壁應有翻然改過時

往歲官窯賣土夫專胥破釜攫犁鋤近來何事歡趨役工雇無虧食有餘

省委巡爐偶下都米須自糴酒須沽手遮西日行山轎父老相傳自昔無公同省委官取勘廢爐沿途沽酒市米小傘肩輿雞犬不驚

市民犬斃使君羊不學前官責倍償赧彼慚顏懷厚德易牛仁術笑齊王市民有犬嘗斃前任官羊而倍償至是又斃知州胡羊民願償之公但令勿畜此犬而已

泮宮冠蓋亦紛紛講課從來只具文聽講近來官與吏討論渾不問朝曛儒學落成郎經師使吏典及官民子弟皆入學聽講繼燭始罷

怡怡祿養奉嚴君壽旦團圞酒一樽盡日黃堂聞戲

綵不通饋獻畫扃門

主首奢兒共協謀撰詞脫判欲搥牛色觀詞聽知姦

狀枷令誰能更效尤

浮梁今歲定差徭太守公排在一朝吏貼全無涓滴

水紛紛浮議不能搖

祇候當年過百人不耕而食蠹吾民州官叱道今雖

少閭里安生氣象春

先尋狀首例相傳被告須償杖子錢事畢衙番仍賀

喜始知今是太平年公以稅錢祗候親身當役故此弊盡革
吕江學授幾多儒經閣從來屬子虚一旦洋洋絃誦
起不惟教養更儲書州學雖有尊經閣而不蓄片紙公贖書以實之
庭揭西山戒諭文同僚相與勵彌勤水南水北歡聲
遠惠政何愁不上聞
久矣浮梁不產茶課程歲歲只虚加上司嚴令申難
準姑與均敷有稅家
官窯燒造有專官隳突誅求舊百端不肯瘠民肥貴
勢近人窰户近相安

挨究民田久用心奈何都職弊仍循重重改正經三
季始得州家版籍新
糟閲有人招外侮符同誣證火其居燭姦賴有神明
見抵罪分明告者虚
酒課更張欲便民不嫌改正又重新公心如秤何輕
重當使鄉都市井均
殷勤養老復尊賢自古循良此事先況是此邦多善
士崇儒重道已經年
佃有姦頑每負租欺凌田主反相誣裝傷奉不逃明

鑑杖遺終身伏罪辜

上能好禮下興仁解使民間薄俗淳睦族有人捐已

產義田義宅濟孫貧

自刑無賴昔為常惡黨因之陷善良何事輕生今漸

少黃堂政化洽諸鄉

公事悠悠夜便休從來詞訟歎淹留圓廳就狀多庭

決猛犴常空少係囚

官長書銜號勸農郊行每歲費迎逢我公官榜衙前

散公老歡然酒一鍾

上義合都居最末當初已自少科數近來子粒分他
處快活翻爲第一都
種桑種棗是虛名令出從今必欲行會見甘棠連蔽
芾綠陰朱實一齊成
仕優而學古來希每日携書下講帷難弟難兄誰得
似趨庭況復有佳兒
爲政由來患不公能公何患不明通民胞物與渾如
此六萬人家肯異同
似石岩岩聳具瞻始終氷蘗守何嚴人言徹底清如

水縱飲貪泉也自廉

整頓昌江百廢興黃雲棲畝歲秋成從今歲歲秋成望凡有荒閭勸盡耕

流水泠泠山響靜浮雲漾漾絮浮輕政成儘有絃歌暇好是言游在武城

公廉明斷徹霜臺走檄移文日日來拂曉治書深夜出一輪明月撥雲開

誣告之人罪可誅脅財又復自招虛百端設計殊深巧一旦傾囊謾貯儲有告主受鈔自欲招虛畏公廉明乃以所受鈔出首

銀峰昨歲使軺行攬轡觀風獨有聲此日我公兼委

送巳澄清處更澄清

五虎三彪洎水謠害民旋復放官刁誰知仁政行郗

境百詭千姦次第消

壽老致政嘉議郭公序

皇慶元年龍集壬子大梁郭翁年七十長子郁文卿適任浮梁知州奉翁就養由杭徃饒固文卿爲都事處也饒之寓士大夫嘉文卿之祿及親榮翁之有良子以養故咸爲之壽且爲詩序云詩序者何序所以作詩之意也序何始詩之作必有其事採者藏者賦者本其情採其志以爲之辭若魯太史克楚史倚相子革是也斯其未刪時也既刪子夏以教西河之上門人授業傳至後世專門名家者因其言推其事而

箋傳大小序作焉若毛公韓太傅嬰衛宏又其始也
詩六義比詩於六何當其始風頌賦予豳風爲酒介
壽魯頌頌魯侯以及其親如松柏之茂又直陳其事
者也上壽一百二十厚禄萬石今茲翁七十文卿五
品三弟仕秩貴顯然而固未可以爲諛也詩之序之
者何期翁與文卿及三弟也翁善人能廸子文卿良
子爲賢侯篤師不廢學用能養親揚名予聞善人天
所開學禄在中則翁壽可上文卿三弟禄皆可厚也
詩之序之可也非諛也詩既著於篇爲一卷士大夫

爲詩者曰永康胡長孺汲仲文宜爲序魯有故授筆弟子寧海舒叔獻吳輿張復亨使書其辭以爲詩序

三月辛亥哉生魄序

趙鎮遠壽詩序

皇慶元年春三月復齋郭侯守浮梁下車即迎拜廼翁至郡翁年七十以良月初六日慶初度郡大夫士欣然曰有壽可以待子之貴有禄可以及親之養人生之罕遇天下之至樂也西漢萬石君四子馴行孝謹秩皆二千石長子建官九卿君尚無恙史臣美之

翁自大梁來江山景物鳩杖遊歷中原雅致見者傾
蓋觴酒豆肉居祿養之榮妝義方之效食陰德之報
翁之壽子之貴相湏而未艾也昃孟弟應門仲弟戎
職暫假扶侍季弟承宣汴省亦且至膝下郡人將繪
爲慶圖綜爲美詩雙溪生趙鎮遠爲之序

古風

盱江揭祐民

浮梁刺史初分竹便覺滎親有餘祿異時滫瀡親亦
歡何况珍鮭滿盤足春風黄堂折銀甕香霧浮甌飲

醽酥玉奴翻手生紅雲朱唇清謳囀新曲就中一曲
胎禽下錦字銜來有華籙賜以鳩杖封以郡矍鑠尊
前鬢雙綠況今兒作民父母唯諾怡愉移薄俗州家
美政報翁知勝於放鴿獻生鹿

潘東明

梅花角聲動江路橘苞棋局留仙霧小寒六日天氣
佳七十翁翁慶初度金章紫綬老萊衣大椿庭下生
光輝人生有祿二千石養親白髮天下稀傳家累世
一清白邦人健羨汾陽宅閑門却掃無車塵寂水清

歡逾朞食由來平治本修齊施於有政皆其餘舊家

舊建莫專美公家盛事不一書我來相慶爲公喜把

菊持觴歌兩語願公大兒二十四考書中書而公一

千二百年壽如廣成子

律詩

錢唐俞希聖

汾陽芳譜與今同壽相家聲有祖風積慶子爲賢太

守稀年人羨老仙翁遥知晝戟朱門處便是瀛洲閬

苑中盛事喜聞還樂道聊憑去鶴寄詩筒

永嘉林德芳

精神久羡地行仙鶴髮方瞳五福全湛露恩深金掌潤德星光動綵衣鮮翁躋壽域逢希歲兒擁州麾喜象賢姓氏已登羣玉府人間那識大椿年

澧西劉恪

人生七十古云希福壽如翁殆庶幾翠柏蒼松堅晚節紫袍朱紱映斑衣身宜晚歲逾强健眼見諸孫各奮飛今日昌江民快樂事三如一斷無違

古涪鄧文原

漢庭太守二千石洛社耆英七十翁隱几心知無物累同舟人望有仙風香生燕寢斕𥘿樂祿得腴田滑澮豐東閣郎君皆可意南陔詩句若爲工

南陽仇遠

曾識昌江賢使君知翁家學有淵源年開七袠方清健天與諸郎各粹溫華袞疏封榮錦誥綵衣羅拜壽金樽三陳五寶真堪比自古汾陽是慶門

金華毛翼

家傳詩禮篤羸金汴水耆英七十春長子朱幡初出

守諸郎丹紱各逢辰浮梁迎養圭田沃禁闥催封寶

誥新畫戟黃堂爲壽處愛親錫類及人親

浮梁方玉父

戟門冠蓋集如雲共慶椿年第七旬萬石尊稱良吏

父三牲榮養大夫親洞庭仙橘霜前景東閣官梅雪

裏春珍重郎君朝服侍隔簾鸞動座中人

趙鎮遠

兕年富貴已憑熊況有椿庭七十翁紫氣長留香篆

裏紅塵不入酒盃中景星明潤雲霞曉良月陽和草

木風四海一家同孝弟直疑汴水在江東

姚疇

角巾蕭散漢林宗梁苑清芬播楚東六萬家薺呼大父二千石貴奉尊翁小春紅萼舒情日晚節黃花立曉風應祝兒年還似我萊衣此會戲庭中

閔全

公年七十記生初坐看佳兒綰郡符鳩杖迎春香露透熊轓拂曉瑞雲扶盛開洛社耆英會重展汾陽家慶圖談笑定知無俗客梅花千樹說西湖

閔齊

郎官官貴擁朱輪鶴髮翁翁七十春清氣中州分月露祥光南極現星辰黄花對酒有佳色元麈揮麈無雜賔祇恐漢庭思用老商顏還訪采芝人

鄭思道

官舍氷清銮報衙親年希有樂無涯乾坤不老八千歲父子齊名萬石家簾外秋香浮菊水酒邉春信在梅花汾陽盛事今重見留與邦人久遠誇

方仁存

有子榮分竹使符黃堂高會慶垂弧浩歌工部希年句重畫香山九老圖霜滿洞庭留橘隱春生東閣伴梅臞阿翁爛醉邦君舞此樂須知古所無

壽詞水調歌頭

姚堅

菊耐九秋晚梅接小春回乾坤好景如此初度笑顏開須信人生七十耶更公家萬石有子亦奇哉盛事寫圖畫和氣藹樽罍　汴梁客東滄海北燕臺雙溪人士多幸鳩杖日徘徊重見汾陽富貴更作渭川勲

業白髮未相催起舞爲公壽瑶觴下蓬萊

壽詩後序

浚儀李鳴鳳

仕宦至五馬亦榮矣未若祿及其親之尤榮也古人願三釜養親矧肯爲二千石哉分千里之寄任一郡之重垂紳正笏立乎士民之上官可行志祿可及親此不爲榮孰爲之榮必曰仕不至卿相祿不逾萬鍾皆不爲遇此非知道者言也遇在天行志在我苟存心澤物雖一命亦可矣豈必卿相萬鍾爲然使貴爲

卿相祿萬鍾矣利澤不加於人名聲不昭於時功業不著於後謂之茍生可也吾意爲其親者未必樂也曷若啜菽飲水不貽親憂者爲得邪孟子論君子之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一樂世未有知者方多隆名顯爵華居良田出入騶從溢衢路衣綺縠之妾環左右文繡被牆屋芻豢飽僕馬昆弟親戚或操觚爲溝中瘠有不恤矣奚鄉黨鄰里計哉由是言之仕而至於祿能榮其親詎非樂歟浚都郭侯文卿由江浙行省都司出守昌江致政翁適年七袤四子競奐

朱紫煊耀人皆以致政翁積善所致侯又謙虚好學
政事精敏宜其仕登顯宦祿有圭田逾於三釜萬萬
而侯之諸季仕路方開致政翁之被榮養固未艾虎
林之士凡知侯者皆賦詩爲翁壽金華胡汲仲既序
於前余因識其意於後云浚儀李鳴鳳

章之才壽知州郭公詩

中州淑氣積扶輿碧眼仙人玉帶圍循撫久煩廉叔
度治平新詔尹翁歸庭前的皪三珠樹堂上斕斑五
綵衣留與江南傳盛事梅花笛裏鶴南飛

吳鵬飛

曾騎竹馬侯江濱又見黃堂五度春吏瘠民肥千里治父慈子孝一家仁詞人競獻長生頌畫史偷傳不老神歷過汾陽令公考却騎箕尾上星辰

鄭蘭玉

水滿雙溪春滿城文星光擁老人星鶴飛曲裏梅千樹燕寢香中草一庭黃閣未傳新姓字青山猶是舊儀刑樽前不用呼瓊玉竹馬小兒金字經

俞彥聖

上元燈火又經旬崧嶽當年喜降申雪霽溪山官路
曉春風桃李畫圖新由來天下神仙客定是朝中砥
柱臣但願我侯長不老年年此日慶生辰

操智達

清曉霏霏瑞霧香喧聞簫鼓慶汾陽欣逢麟紱開祥
誕佇見龍墀錫寵光東閣觀梅吟興遠南州騎竹頌
聲長願傾滄海爲公壽婉婉歌雲勸玉觴

鄭子寬

今朝崧嶽降生申紫綬金章天上人蓬矢呈祥正月

候芹宮樂育五年春綺羅隱映斑衣斕簾幙低垂玉
樹新滿引霞觴稱頌處從知眉壽比靈椿

方則芳

瑞靄梅香曉氣新黃堂笑語慶生申大賢出際三陽
泰小郡期蒙六載春臂健調弓飛白羽心清覔句岸
烏巾汾陽留得家檀在佩玉腰金侍大椿

姚希愈

被老身居翰苑年玆晨重慶左弧懸首開甲子初春
後近在中和五日前風動香芹浮半水雨晴瑞麥際

遙天冠恂借重山州願玉殿除書萬里傳

尤子嚴

燒燈節過恰經旬四見黃堂紱玉麟民物俱蒙皇極福耄倪同祝宰官身古來多壽惟仁者今喜爲邦有善人細讀魯侯千歲頌宮梶檀杏一般春

尤子勉

竹馬兒童戀細侯壽觴載祝使君留三陽彙進參羲畫五福朋來倫禹疇綋誦萬家春盎盎甕耕千里日悠悠狄門桃李多豪雋長傍公家十二樓

七言絶句

宋則翁

儒宮煥飾甲江東多士名香貢籍中但願狄門桃李盛一齊噓拂借春風

戟門又慶左弧懸花市歡聲沸管絃昨夜雙溪溪上望文星輝映壽星躔

操胄持

燕寢香凝瑞氣浮元宵燈火隔句留靈椿不老芝蘭秀待到貂蟬尚黑頭

細侯在昔守漁陽五載承流政績彰此日聞孫傳郡
譜家聲依舊漢循良
坡翁分竹五年中詩與中和萬里風太守文章多義
政宫牆特筆記新功
曉來膏雨總添春块圠洪鈞一氣新柳染腰金催上
色梅儲調鼎辨脅仁

艮齋先生酬倡詩

艮齋先生寄贈

復齋郡侯唐律一首侯以示諸生謹相率用韻以紀一時師友之盛云

令下能如草偃風民歸復若水朝東是非淆亂由多欲邪正分明本至公時論已傳今勝昔汝心當以始要終三年平地爲山了九仞無虧一簣功

復齋使君始至浮梁示予以

艮齋侯先生送行詩可謂聽其言也厲今觀

此作亦復如之令人起敬不已二詩當聯爲
大軸傳之天下使凡爲師爲弟子爲學爲政
者皆有所矜式豈小補云乎哉皇慶甲寅正
月既望昌溪吳仲迂書於郡泮

徽雨絲絲颸好風泠然來自浙雲東乾坤二卦分全
易艮復兩齋皆詎公去日當如來日葺先天直至後
天終吾民涵詠思波裏孰識師門講貫功

雙溪方王甫

善頌洋洋繼國風天球琬炎各西東先生在昔侯師

聖弟子當今郭令公講學不離仁知勇爲邦必慎始

中終從知師友淵源正大展真儒濟世功

趙鎮遠

坐挹西湖楊柳風題詩飛寄碧雲東善言千里同聲

應惠政三年衆譽公復道有來還有往艮山成始又

成終行藏師友曾商訂禹稷顏回各有功

姚疇

師門立雪坐春風別後題詩寄楚東凜凜法言推大

匠洋洋善頌屬明公知行本領誠爲貴擇守工夫勇

克終更卜勞謙君子吉美歸於上不言功

底廷鳳

刪後無詩返古風先生筆力障川東聖賢心法神明易宇宙陽和天地公師訓以規非以頌侯邦知至可知終行雲待得爲霖了潤澤蒼生不計功

方希愿

朝廷有道振儒風太守聲華曉日東扶起六經尊孔氏掃除異論本文公聖人乾健元無息君子謙亨自有終待得明年歸衮繡籌帷客運策奇功

徐雲龍

楚泮衣冠鄒魯風使君佳譽譪江東疑章盡黜諸家異議政惟持一至公此日先生高屈宋他年弟子壓嚴終師門相業香青史千古河汾講道功

宋堯輔

獵獵雙旌舞曉風分符嘉與易俱東畫前欲問庖羲氏圯上知逢黄石公朋自復來古利往物從艮上驗戌終兩齋同道相師友會見真儒善治功

吳韶發

侯芭學易有家風弟子聲華謁楚東義理七分宗正
叔彖占二字取文公來詩展轉無他意苦語丁寧戒
慎終他日師門重相見定應撫手賞新功

章穀

唐律能追古國風緘題遠寄楚江東磨礱德義真先
輩游戲文章亦鉅公師道何妨相爾汝躬行是必謹
初終他時相業齊房杜始信何汾講學功

昌江方希愿上

復齋説

大梁郭侯文卿治昌江之又明年而輿人誦之百廢具興而民不知役一廉自律而浩然無餒公退以詩書淑士尤喜談易揭復齋二大字榜其燕寢蓋有得於涵養之素體驗之餘而非徒誦説云爾侯之雅志可尚已徵言於予予曰昔人以復名齋朱子之告黃君仲本者具矣何辭之敢贅抑大傳曰復以自知蓋以學者各有入道之方得之於自明有難以一概論

者獨不可求朱子言外之意乎在卦六爻皆以反善之義爲重而初九一爻在下爲復之最先故謂之不遠聖門獨以剛明之顏子當之千載而下未聞有能當之者豈可無一人至此地位邪抑功力次第之不竟耶顏子之復見於易顏子之所以復則具載論語一書吾夫子之警發顏子者在克己復禮一語而他日評論其終身所到則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夫天理人欲相爲勝負戰而獲勝之謂克克乎彼則復乎此此以得力言可怒在物而不遷在己少失於覺而不

萌於再此以用力言合二章而觀則顏子之所以復者可攷矣然怒特七情之一何獨舉其一而遺其六蓋怒難治也一情治則七情俱治舉其所難則可知其所易過與惡異仁者無惡而過或不免先儒謂顏子無形顯之過念慮少差隨即覺悟然一事之覺何以使百事之皆當蓋其聞一知十之資觸類而長不必件件歷過而春融氷釋自然至此不遷不貳此正顏子持守之驗此顏子所以爲不遠之復侯內重外輕明體適用而學顏子之樂自今涖政臨民則必惕

然懼曰彼蠢然無知者悍然弗友者亦天地不肖之子教化得無有未洽乎吾可有忿疾予頑之心乎處己接物人必悠然思曰天下事物之理無窮酬酢萬變之匪易若然者得無尚有闕乎吾可不盡天下之議乎復爲執焉之謂賢聖人無復常人不能復復賢者事也然復非難也復而能守爲難顏子之學正得於守者如此侯之復之守余固有以知之矣然區區猶有望守之益堅行之益力以是道終身可也由一州而遠之天下則四代禮樂疇非時措之宜宇宙動

植咸被無窮之澤侯勉乎哉余客侯館下且三載兹
將會試京師而侯之得代伊邇少寓贈言之意時
延祐甲寅日南至館下士昌江方希愿再拜謹書

浮梁州建學序

瀕江饒爲大郡浮又爲饒大州人禮樂而家詩書菁莪采芑有自來矣比歲司牧者不審政本之由廟學隳圮衿佩挑達深有負

綸綍教養之恩皇慶初元之三月汴梁郭公復齋植節是邦政有清白聲歸然獨立下車初首謁

宣聖見舊廟淺窄上雨旁風愀不自安毅然以 宮牆爲已任知所本矣廼集邦之賢大夫士議而新之而士亦感奮竭力以從選邦之廉能玉林方直大菊

東趙鎮遠晉齋閔全皆嘗爲郡文學者董其役良材
美器川溺山積工師效良並手偕作充拓舊址建
大成殿講堂經閣門序廊廡庖湢從舍整然俱備高
明壯麗表於江左故生徒有齋賓客有次侯伯大夫
有修容偵謁之所召役不驚未期月而落成昔范陽
祖君無擇知袁州相
夫子舊廟狹隘不足改爲之李太伯稱其賢而爲記
愚嘗觀前代之記建學者惟太伯之文興起人心維
持世教讀之令人肅然起敬當時守是邦若祖君無

亦相與爲不朽視吾郭侯無愧焉余竊迹儒宮見聞
甚實喜而叙其畧以俟當代燕許筆之詩曰
太守文章間世雄下車首建素王宮千尋梁棟雲霄
上一郡衣冠雨露中人喜帡幪皆盛德我驚突兀有
神功無窮美譽留金石今古中書兩令公
是歲九月一日癸己前征東省提舉儒學古番潘
東明敬拜書

方玉父浮梁橋詩并引

徽水隨山北來至城南始浮木而度郡之名

昉此舊有橋廢者五十年太守復齋先生下
車未半載斯橋重興江山還千古之奇人物
聚一時之盛喜甚欲舞情見于辭
重建輿梁古道通溪山收拾畫圖中彩虹冷浸秋空
碧鐵鎖橫施夕照紅擊楫聲傳千里外回瀾力障百
川東橋成不假相如筆萬口同稱郭令公
趙鎮遠
千載成功在一朝浮梁重見作新橋山連海上金鼇
背天掛雲間玉蝀腰人自北來行古道水流東去戀

清朝倚欄無盡滄浪意聽取漁歌答暮潮

潘東明

新橋東障雙溪水神逺人稱太守公鐵鎖萬鐶橫海鶻畫闌千丈架天虹行人穩步青雲上豪客高歌夕照中我欲醉揮題柱筆爲公磨石大江東

閔全

跨水脩梁古道通溪山俯仰百年中西風畫舫聯飛鷁斜日紋波飲渴虹揮筆已酬題柱客作舟會辦濟川功此中伕有乘槎便蚤侍香雲一朶紅

閔齋

濟川久待作舟材城郭歡傳太守來古道重興千載險羣艘宜障兩溪回鯨鯢背負滄波月車馬聲驚白晝雷草遠沙平官路遠驛亭開到小春梅

余周錫

新作長橋似砥平雙溪水與政俱清玉虹橫卧秋江冷晝鵠齊飛夕照明野渡已開時宰識輿梁務報歲功成了無私惠如溱洧鄉校從今謳頌聲

宋則

小試濟川手新橋偉觀成雲浮鼇背穩冰響馬蹄輕
驅石疑神助捐犀愧容情江山圖畫裏千載使君名

番陽餞章

古稱瀕江之郡惟饒爲大饒之支邑浮梁爲大蓋上逹衢信下逮徽池環山峀峷衆流演迤眡畆滋汰疆埸恢廓民庶繁夥士氣超卓然俗尚勁悍雖民無嚚狡而釁隙易開吏之循良而侵漁無數事務繁劇素號難治

皇元陞爲中州第彼子男進爲侯伯品秩日穹庭階日峻而地不加廣民不加多所以任責以奉其上者無寧歲幸天厚此邦俾復齋郭公一麾出守以蘓民

瘼其爲政也嚴而不猛寬而不流不旬月間汚染丕變嘗謂穀祿不平賦役不均則民不可得而治故孟子曰夫欲行仁政必自經界始於是集耆宿諭權姦覈版籍明等色正頃畝復爾減削蠲彼椿配由是稅賦大明毋敢欺誑故差役有倫催科易集道無餓殍野無逃民簡簡穰穰不知遊衢擊壤之樂其樂也越三年欽承

明詔經理田糧饒之州邑騷然大擾惟浮梁民業按圖供報曾不勞力而俟又蒙被省檄經理金陵數月

之陋報政言還非侯之明敏能如是乎他如重建學
宮作養後進佩衿濟濟文風蔚然其所以宣明教化
者又如此新梵宇以上祝
聖釐成浮橋以濟行人創三皇之廟以躋民於仁壽
之域皆政事餘力所覃也又能潛心易學以明參天
地贊化育之理故能氷蘗自持終始一節僕番陽吳
德昭也雖未及識公有來自浮梁者談侯之善亹亹
不休故悉其概歷五載始得汎舟經城下幸承顏接
辭始信客之云云者非溢美也於其別故作序以餞

之其遺愛在人雖不能枚舉縷數姑摭所聞者言之
然言之不足復作昌江之詩五章章四句以永歌之
歌曰
昌江之水清且淺兮胡不膠侯之舟毋使遠兮昌江
之石堅且大兮胡不梲侯之車毋使邁兮昌江之民
繁且庶兮胡不縶侯之馬毋使去兮舟日遠兮車日
邁矣馬弗能縶爾奚賴矣侯今往只爲雨爲霖願滂
餘潤溉此棠陰

古體

鄱陽周伯顏

昌江美化五載餘民心借寇何渠渠農桑千里爭買犢冰雪一清逈懸魚寒梅吹香夾道送明月滿載歸舟虛此行端的繩祖武二十四考居中書

鄱陽徐天麟

相知五載不相識爭說昌江刺史賢自有此州無此守既歌新學又新田椿松不老娛朝夕花柳無私閱歲年食蘗飲冰心匪石剸蛟刺虎力回天旌旗交餞人遮道琴鶴相隨月滿船醫國濟川俱善政豐碑會

見爲公鐫

唐律

鄱陽徐省翁

桃李春風六萬家下民率不識州衙甘棠應有千年愛美玉終無一點瑕訟簡自隨琴外鶴賦平誰歎缶中蛇邦人更致攀轅祝歸願新隄早築沙

番易吳旭

昌江分守著能名柏府薇垣盡有聲易究先天含化育政成五載頌廉明金臺此去應重建竹馬何時擬

再逆好向中書繩祖武大爲霖雨福蒼生

七言絕句

番易蔡儒實

文采風流薇省郎一麾出守惠浮梁作新士氣蘇民瘼五度春風燕寢香

訟簡徭均吏不欺農桑田井樂熙熙黌宮祀宇郵亭路盡是邦人去後思

蔽芾甘棠坐鼓琴文章太守雪霜心喧啾百鳥聞孫鳳此地月明山水深

一八三七

萬人祖帳去舟空解組歸朝氣似虹帆到潞河水始
泮黄金臺上又東風

古詞

百字令　鄱陽朱友聞

芝山如畫五年間多費黄堂心力南國重來棠蔽芾
壓盡江東春色畝畝堯民水雲楚澤鶴去遙天碧書
船歸後思公惟對周易　月下濯足滄浪笑他漁父
只識磯頭石豈不興懷攀轓處馬首髮蒼鬚白人意
綢繆

君恩深重夜看星朝比茫茫煙海浮梁能幾千尺

沁園春

畫戟清香綠鬢朱顏當代偉人任宦情澹泊歸舟空載滿腔惻隱啞律生涇穠袴歌謠佩衿紘誦留得甘棠千樹春昌江上把他年政績寫入堅珉　曳裾曾客公門只冰雪相看意自真更研朱點易幾回清夜對梅索句長記芳辰風雨情深江湖興遠咫尺□□清光立要津長亭路但相期汗漫上下龍雲

李天應上

秦郵使君郭公善政頌并序

至治二年公自中書檢校出守秦郵以八月一日視篆於黃堂至冬末復膺

新命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公在郡半年廉直清明植善去惡崇尚儒士惠恤小民其餘勉勵學校作養後進用情尤著闔郡城士民之子弟就學者咸欣欣奉　敎命朔望謁拜

先聖環列明倫堂上下各試其所習以學者
之通否爲其師之殿最以激勸之由是曰師
曰弟子德業成進高沙昔號多士比益凋喪
今公能興之文風之盛當復自茲始其化民
成俗之功雖蜀之文翁不是過也公撫字斯
民凡可以興利除害者靡不究意固不可枚
舉而指數之惟公將去此而適淅也故士與
民皆惜公之去雖陳辭繾綣而莫能留公亦
恨不果終惠於斯之士與民也雖攬轡彷徨

而莫能止僕隱於客者知公爲政之善敢擴
其彰彰者爲頌以餞公尚冀公以欲終惠於
此邦之士民者而施之江浙之士民則彼之
感恩者與此奚以異而區區之期公於將來

者又豈止如是哉　頌曰

猗歟使君博識洽聞既廸以武復尚以文揚歷膴仕
氣概邁羣惟廉惟直以敏以勤檢校中書慮竭誠攄
有紀有典不疾不徐四方具瞻大播令譽策勳上考
牧守是除惟此秦郵事劇民稠實當孔道南北所由

既曰難治公處以優餞往迎來靡不備周公之撫民
寬猛適均肅之以秋煦之以春恩施民懷敎出吏循
推誠而行政以日新崇儒尊經庠校以興善者知勸
不能是矜青衿如雲明倫畢登誦聲琅琅是式是承
休沐餘力射圃斯即弓矢既調正鵠必得射夫孔多
惟公是則弭節韔弓以宴以息公臨是邦百穀豐穰
民有餘食官無負糧民歌于道吏慶于倉天良民寒
一冬恒暘民懷㴽㴽公心惶惶齋沐虔禱醮陳壇場
王筊闌口嘉雪呈祥編氓鼓舞歡及鄰疆民之仰公

執熱以風昔之冠恂今之文翁公不可留簡在
帝衷
帝命公往浙江西東煮海潤國厥賦惟豐漕收有長
公職攸同逕車在門去意悠忽公之遺愛棠陰蒙蒙
惟棠有陰式慰民心公材匪他檜柏千尋廊廟之需
棟梁之任匪朝伊夕
丹鳳
德音促覲
嚴宸載驅載駸咢咢是居為雨為霖鯫生倦遊息羽

喬林祇頌盛德配古示今

頌畢復繫之以詩

九天辭

冕旒一麾來南陬邇遥數千里駐馬臨秦鄠兒童夾
道迎再拜稱郭侯黄堂視事初剖决無停留民懷下
知畏善政日以優青青子衿輩烝徒楫其舟課試嚴
朔望德業勉進脩勳名慕臯契事業齊伊周美哉君
侯德乃與天者遊

丹扆

眷注隆國賦勞紓籌促裝向浙右盂城焉可留同握
漕使符指揮數十州秦郵去賢守老稺思悠悠浙江
萬餘竈坐使恩波流懸知使君心報國先民謀
至治三年歲在癸亥正月望前三日翠壁隱者
李天麐拜手書於寓隱書房
高沙高方桂餞郭侯詩并序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斯言何謂也蓋牧民之官
與民好惡之心相近推其愛民之心如愛子之心癢
疴疾痛必先知之此之謂父母也嘗讀漢史循吏傳

古人為牧守之吏立傳乃分循與酷使人知有循良慘酷為後世之龜鑑也循吏中不過十餘人以是知循良之吏不數也中間吳公治平為天下一其文翁居蜀常豥在閩吳公他無治政可攷惟有薦賈生一事而已他日賈生為漢陳治安之策開四百年太平之基豈不韙歟文翁常豥閩蜀之間建學立師以開人心萬世之聾瞶此三賢守以薦賢與學建師其有功於後世者大矣龔黃召杜不過以慈祥仁愛以得民心漢帝有曰與我共治者其惟循良二千石乎古

人侍守土之臣眷且重也我

聖朝一統天下車書萬里普天率土莫非王臣其眷倚守土之臣惠至渥也高沙居淮之東南北孔道送往迎來非有通今博古之學剸繁治劇之才即不能也今太守郭侯家世古汴簪纓芳裔襟度汪洋智見高偉深通義易四書與昔淹貫該傳可謂文章詩書賢守又且律身廉潔一清如水為政以不擾為主慈祥寬厚高郵雨城五鄉受公之惠甚如父母之愛其子也其薦賢興學立師若吳公文翁常袞袞繡復見

於明之世下車以來未及半載忽欽承
宣命就任美除兩浙鹽漕民不忍其去借寇亦無計
矣嗚呼高郵淮海揚州屬邑環以重湖形如覆盂水
澤之國也今喜鴻雁安宅無流離嗸嗸之憂則鷺鷗
野鶩聳肩窺食不得伸其喙展其翼蘆花張空無滿
意飛舞於西風中矣叫囂隳突之跡甫自雞犬之寧
去幾奈何天不我與奪我父母不得樂三年治政和
氣之中愚想蘇堤春曉湖山景物必有待其人矣學
校之地大殿兩廡多感心勞近喜落成未遂全璧愚

學校耆儒首蒙眄睞犬馬之齒八旬有一忍對東風
以寫餞行之詩學校拜公盛德諸生以詩餞别俾桂
序其卷端於是親作親書以爲千里舟中一笑云至
治癸亥正月上元日高沙耆儒王巖老叟方桂拜手

古體

秦郵郡庠冷掾洛陽劉克敬

賢侯治淮郡五馬生輝光報
國寸心赤憂民雙鬢蒼襟懷抱正氣凜然若氷霜向
善去惡黨扶弱摧豪强嘉聲邁千里美化傳一方民

歌五袴謡在處遺甘棠文風日大振弦誦聲洋洋重
湖陽線堤洪流詎能防甃石力欲捍永爲除民殃嘆
旱事祈禱瑞雪隨飛揚農夫樂田野文儒詠篇章半
載百廢舉善政真龔黄
丹詔忽飛下榮除復餘杭使節佐均輸
國課須賢良談笑了鞭箠西湖具遊航吳山麗清曉
蘇堤艷春陽使君足行樂奈此孫秦鄉無由願借冠
士庶徒彷徨朝來促行色風帆舞牙檣此去豈易留
早願登

朝堂大展作霖手德澤均八荒

唐律

申居伯騏

手把州麾秋涉冬傳

宣早出大明宮未成湖上包堤惠先試江南煮海功

治行芳名騰墨刻去思遺愛播清風

朝廷遴選循良吏會看弓旗再召公

張礪

秦郵黌舍讀書聲後進英材賴作成萬里雲霄仕途

遠九天雨露

聖恩榮錢塘江上春風暖覽社湖中夜月明此去鹺

司難久屈鹽梅即日用調羹

張煥

新恩不待戍瓜香民瘼纔瘳又促裝半載為邦臨覽

社一朝分漕調錢塘雪漫鯨海吳天濶月送鷗舟淮

水長回首湖山千里隔春風吹恨滿甘棠

張文綱

春滿黃堂萬姓安恩聞中道促征鞍一鞭山色詩魂

壯半渡江聲客夢寒落落鷗盟淮月冷高高鵬路浙雲寬宦情只在西湖上笑撚梅花帶雪看

崔裕

竹馬迎來半載餘政聲早已動京都天邊雨沐新春澤江上山迎舊使車棠蔭愛心遺覓社梅花清夢遠西湖北行小試經綸手名覆金甌看異除

李概

半載承流善政新除書早已下嚴宸移將覓社一輪月去照錢塘萬竈民水火相成

功滿世權衡若定政如神能調衆口均甘苦金鼎梅羹待此人

許士權

數月秦郵草偃風使軺又駐武林中八珍欲試和羹手萬竈先施煮海功每爲苦辛懲利口自甘淸淡畏天聰江梅盡與鹽相得惟有孤山香不同

樂府太常引

劉忠

少年南北快飛騰身到處有佳聲霹社亿繞行又出

使餘杭故城　春風滿路隄邊楊柳難繫去留情何
處望台旌泛千里孤舟月明

秣陵存耕陶璞餞

郭侯浙漕之任序

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大哉言乎余服膺久矣近承乏海鹽州文學掾南北諸士友來游者不少每評人物則謂堪輿無垠林有隱豹市有鞭鸞當道豈盡無臯夔其忠曾閔其孝者哉合臯夔曾閔爲一者難耳惟汴梁復齋郭公至孝一方寸中父天母地與日月相爲悠久故其事君也忠自少年以儒飾吏至於爲檢校爲都事爲經理委官德在身澤在人名在

中外昔張忠定公治蜀五年方成一信字公知浮梁州事未五年而信已成德在身者感澤在人者深名在中外者重及知高郵府事未五月政已報聲實流於
朝以鹽爲江浙第一課命公同知運司事革舊弊敦新政未半年課將完而德愈感澤愈深名愈重矣公視宇宙間可休可戚可好可惡之外物一毫不以動心常稱朱文公謂吾平生所學只正心誠意四字我豈可不如朱文公左琴右書朝虀夕虀家無私積門

雀蠭午惟熙熙然曰吾床須易在足矣又介介於輿
學勵士有文翁風庠聲序音訇金石而道不夜又念
民胞物與癢痛切身安老懷少使各得所本農末賈
桑穀千里居人奠枕月無吠庬太平氣象康衢同樂
不專在富貴家歌臺舞榭絃管鐘鼓中或者狼猖蛟
很血人於牙則筆下秋生一隻殆盡雖呻風喟雨詭
濤駭浪之澒賣菜傭欲翼虎角蛇枝蔓無牽者鼠伏
狐遁罔敢高童叟以聲兩辭造庭各自不寃萬竈熬
波不擾而辦凡遊浮梁遊高郵遊兩浙者見公所過

俱化而碧霄千尺摩青空庇蒼生不知其幾樹甘棠
也余雖聞之而未之識至治三年秋幸識公於州治
果歷歷如士友語深以爲喜而公乃曰予不見子張
問政于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乎朱文公謂居存諸
心無倦則終始如一行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忠
孝乃吾分内事吾必終始如一表裏如一不負夫子
之言可也噫不負夫子之言公得之舍蘧伯玉尚不
肯獨爲君子公肯獨爲忠孝兩全人乎顧公體
聖朝美教化厚人倫移風俗之意以化浮梁化高郵

化兩浙者推於化天下使天下之爲人子者皆能盡

孝天下之爲人臣者皆能盡忠合皐夔曾閔爲一皆

能終始表裏如一不負夫子之言豈不偉哉公曰然

諸士友咸喜之而形於詩勉余爲序而申之以詩曰

兩全忠孝昔猶今泰華爭高海共深霜雪無情知柏

操江淮有眼識棠陰熬波出素和羹手滴露研朱點

易心見說

明堂將大用擎天一柱玉千尋

至治三年八月朔秣陵存耕陶璞於

燕居閣下拜紫薇中頓首謹書

范良佐序

嘗謂爲政不難政在得人天下財用大資煮海之利兩浙之賦其數不爲不多其任不爲不重復齋同知相公分治于斯井井有條國課不擾而集政在得人誠哉是也是歲二次按臨澉川曩日同登仕版之貴官及諸士民歌頌如縷良佐忝在治下故取其詩章鳩爲一卷以見汾陽百世之下雲仍垂裕之美至治癸亥忠勇校尉鮑郎場鹽司令范良佐錄呈

古體

儒人符子真

澉川巨鎮瞰海濱鯨波浩渺疑無津土皆下潤作斥

鹵亭民常苦鹺役征漉沙煮水結白素飛霜積雪當

中春

朝廷設官恢

國課稱職自古難其人貪泉易奪伯夷操揚風或汚

元規塵我公分麾下澉右海邦孰不聞清聲固知時

康出英俊廣施恩澤安疲民公心但欲官賦足戴星

出入寧辭辛不加刑政人自畏天公吉相連舒晴課
賦羨餘喜書最豈依常例容虛中空舟載月照肺腑
一心清沁寒潭氷恩德惠人不忍别借留無計徒攀
輪大賢小屈暫淹抑便當秉
國持洪鈞我言民力困已久公當大畏調羹手光輝
相種襲餘芳高名好繼郭汾陽

儒生以深陳普頓首

漢濵廣斥茫無涯額寛户貧宿奠滋天時往往戾人
事亭民赤子皆瘡痍積年虧課憂鞭笞文書如絲吏

如糜公任今年出分司爲政以德行仁慈福星下照吳分埜昔民嗷嗷今怡怡萬物倚公爲吐氣剛直不敢干以私恪共守職愼無違忠心爲

國身忘疲往來巡行涉寒暑江風海雨歲云暮熱波煮海課必登封壩停竈回司去秋毫無擾場與亭但索篇詩爲餞行輕舟蕭然載明月未有好官如此清此行聲價已如許蒼生四海需霖雨汾陽事業奚可量書生瓣香致祝語拭目濶步入中書上佐當今

聖明主

儒生顧瞻頓首

二十四考中書令勳業在唐為最巖浯谿屹立磨崖碑姓字赫然丹炳炳豐功偉績昭後來千載雲仍有餘慶中原間氣生人英功名壯歲驊騮騁浙民猶說紫薇郎依紅泛綠中書堂湖山德色增輝光至今遺愛留甘棠螟螣壓境產遺孽捕逐躬悴東海傍黠黎交口猶頌德蟲災隨殄回豐穰僂指俄然十餘禩重來漕憲忯邦計大農之入鹽居多煮海熬波功匪易分車涉暑親牢盆撫恤鹺丁均錫惠柏塞千倉白雪

盈亂亂萬竈青煙起亭民有訟無寃聲課不愆期訟
咸理公餘輟暇親琴書鴈行抱牘皆用儒只令
聖明尚文治歸班便合持鈞樞鯫生挾冊游海隅披
雲一覩喜何如明經脩行應時需公門桃李還容無
採摭民謠進長句望塵迓拜迎使車

儒生陳應舉

海濱漠漠多斥鹵聖人既作庶物睹保和三事敷九
州息養萬靈脩六府造化鹺醎備五行源流貢賦因
三古民生日用雖錙銖財運泉源滿寰宇賈貿商衢

有大資國阜民饒非小補有限光陰寸寸金無窮世利璘璘土人事蕭踈苦不禁天時叵測難件件海泯頑獷貪者多覬釜生塵衣更綫消資喪産不聊生桂薪玉粒猶何取冒暑吞饑且憚勞道政齊刑翻蹤扈竈冷灰寒不繼煙官輸欲裕時難聚箠脊鞭臀血不乾焦頭爛額身猶苦官守可無言責憂飱寐不遑流淚雨全吳一旦福星臨碧天萬里晴暘煦輝輝秋月照襟懷盎盎春風到編戶散金出帑手自分束杖寬刑人盡撫床頭琴劍生光輝案上薄書豈傍午萬夫

千夫自赤心千倉萬倉貯白珝有道生財民自生摧
利世徒非漢武咼咼鹽梅滋味長
天子責難在賢輔蒼生顧沐染指恩早施大手扶
唐律
中順大夫前瓊州軍民安撫使王君濟頓首
富國安民務恪勤如公端可謂良臣煙閑萬竈俱登
課月冷千江不染塵氷蘗聲名知巳早鹽梅滋味信
先春

九重聞有和羹召會見汾陽德業新

承直郎前興化路推官金汝礪頓首

詩禮汾陽百世孫重來傾蓋轉情親鹽鹺韻羨有餘力囚繫寃伸存至仁疾惡威聲猶烈日接人和氣勝陽春他年秉握

中朝政更冀□□□□□

忠顯校尉前海道運糧千戶楊樞百拜

運課成規自得方先施德政後施剛和羹小試熬波利飽學良由讀易長廉潔居官心似水忠勤報

國賢微霜只今才傑俱登用不日

明堂作棟梁

濂溪後人周晃頓首拜

廉聲播滿浙西東泝行汾陽有祖風學畫知行爲世

表易明進退適時中熬波出素勞分治激濁揚清任

至公此去和羹消息近驛梅春早露椒紅

沈澄志

千載中書重望孫紫薇花下舊時春虹霓浩氣三千

丈碧落銀河一片紳教子欲知天爵貴讀書期與聖

門親他年快展調羹手海角鰥生亦幸民

秦州儒術劉震

分司鹽策入秦川爲國宣勞總利權耳挹虞絃歌永日心參羲易洞先天素波熬出千倉雪和氣薰成萬竈煙相愒調羹歸大手當今聖主得賢臣

張子壽

天地中間一偉人心全忠孝事君親提綱槐省聲名舊貳政鹺臺號令新兩浙蒙恩沾雨露萬民聽履上

星辰金甌已覆香名久鼎鼐調羹秉相鈞

梅鼎來

天爲吾儂見福星推誠率下愜輿情氷清玉潔一壺瑩霧滃雲蒸萬竈生閒暇工程皆信實及秋課額已登盈浙江小試鹽梅了早爲調和鼎鼐羹

趙良復

玉立手標鐵脊梁寸心忠孝日爭先大才端稱絲綸美巨擘先調鼎鼐香萬竈青煙皆就緒一輪明月滿行裝功成早入中書府元有家聲今古芳

胡霖

海上兒童竹馬迎計臺高處福星明紫泥一札
天恩重白雪千倉
國課盈莅政公廉人感德立身忠孝世揚名如今小
試調羹手早入中書繼祖聲

張庸

祖笏堆床説令公耳孫聲價欲摩空
九天恩重絲綸下雨漸春融喁喁中佐治豈無商説
雨廉頑真有伯夷風不慭煮海星符急萬水千波日

夜東

梅亨

盛世重生梁棟材從容兩浙試鹽梅限嚴課額雖難
緩德洽人心不待催明月遠隨歸櫂去福星幾見使
車來功成還繼中書考天上黃金已築臺

高相孫

勤勞國計竭忠誠斥鹵躬行不憚頻氷蘖素聞清白
操鹽梅當屬老成人熬波出素臨滄海奏課論功動
紫宸盡說明公爲政善棠陰留與浙間民

朱益之

忠孝家聲謪八埏使星分照舊秦州千倉積雪無虛白萬竈熬波不斷煙利國素高齊相策愛民重見令公賢從今大展調羹手留取青名著史篇

嘉興葉知木

有道先生漢士宗雲仍千載振儒風穲歌昔頌承流德鞭筴今觀煮海功財貨阜通邦本富梅鹽足用古人同庭前肉鼓聲沉處民在恩波蕩漾中

續添古體

常圻

武原頻海郡厥土貢惟鹽使星分符來嚴嚴民具瞻不擾誠父母至仁雨露霑溫如春谷風炯若秋空蟾

國課恢以提悉服公清廉善政難枚舉盛德忠孝兼

相考二十四計臺寧久淹安得燕許手椽筆揮吳縑

民謠十首

分司嘉興

二月錢塘履政庭分符三月下禾城尋常一樣鴛湖水自得清官越樣清

門無私謌

蕭條官舍膝堪容避俗慵居鬧井中門禁有嚴無謁客私心一點不相通

秋毫無取

陰賂何嘗受一分舉家惟仰俸資身閑中更有琴書樂廉不言貧能幾人

鹽倉便賣

新立鹽倉獘已生日申虛數澁鹽商今年自得公規畫增賣常年一倍強

掊出餘鹽

四月初終八月初引鹽掊出二千餘依時價直八千

定爲國豐財事不虛

親散工本

遞年工本各場收盜尅虛支屬自由今歳應時親給

散亭民真箇得分憂

抑强扶弱

各場貧富錯羌徭貧日艱難富日驕洞察民情親整

肅奸邪雄猾總魂消

私鹽訟簡

鹽訟凡經化筆春不容攀指擾平民隨時斷遣無留獄盡伏清廉法令伸

平反冤枉

豪富欺貧事百端每誣鹽事欲欺官公心獨有神明見一一平反不受瞞

恹辦課程

委職催煎步不離未冬鹽足可先期今年不學常年弊虛得通關課實虧

劉道元送江西憲使詩

當代多君子明公第一流金臺峙汾朔系裔鬱神庥

光嶽英靈秀巖廊進退憂培風常澧運小却亦方侯

豈弟德彌厚優游福自求黃金天錫孝竹馬史傳鬆

精爽迴鷹翮飛揚稱虎頭昔聞今始見再拜悟前脩

肅肅持邦憲皇皇惆俗偷吏貪真虺蜮廩蠹甚螟蟊

方寸仁為本黔黎齊自瘳繡衣分

北闕驄馬試南州江右稱繁劇湖東據上游幾年齋

政綱一日去縣疣疾惡霜嚴曉明刑月滿秋春田耕

讓畔夜戶盜歸牛攬轡心逾壯操弧手未柔恤鰥明
施惠訪治極咨諏時雨霑芹藻民風復奕鳩鋪陳匪
公意誦贊豈公酬嘗竊陳篇奧每慚同氣謀親年臨
喜懼祖訓付箕裘蹭蹬孟東野周旋陳太邱月明身
似鵲風雨屋如舟鞠子誰無念漂業乃有仇事因情
屢梗利與訟為囮苟至深狼狽何殊衆楚咻遭逢照
衰朽頃刻解羈韝吾道何偏倚天倫貫顯幽感恩思
結草懷土任填溝播播青螺水猗猗白鷺洲勳名今
又古忠節系文歐煙火百千竈檣桅十萬艘煩公以

身教禮樂御輕浮父老爭迎嚮兒童雜詠謳行邊魚
活活革外鹿呦呦寤寐勞心治渠儂鼓腹遊東風催
馬首
丹詔待龍樓昔也來何暮今焉盍少留野人無可奈
短韻寄悠悠

任江西憲德政序

方君壽

泰定二年六月憲府郭公録囚來盱公嘗爲州浮梁

以易學導諸生諸生猶能誦習亹亹君壽爲耆珉嘗
竊聞一二獨恨親炙無由不得以窺其全俯仰十餘
年莫獲一望轄蓋今年春人有誦春在氷霜裏人行
道義中之句者且曰此吾憲簽公門符也曩浮梁民
以爲召父杜母一食必祝今道義之門轉春風於嚴
凝之地於忠恕爲近忠恕乃聖門傳授要旨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以是存心豈非一道幸明刑議獄孰有
不當於理者嘗觀諸易言刑獄不一皆以離明爲主
兼取震動有威上離下震爲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

敎法反對爲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上震下離爲豐象曰君子以折獄辨刑反對爲旅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中孚之議獄緩死也爲其六畫之離震見於互體而已也公胷中全易明威兼濟恕以行之何往非天理之公哉矧是邦侯伯知所先務鉏彊起弱政敎日新而留獄常寡不足上累高明究公浮梁之政所以育才興學迄有成效今盱校宮牆未復無以備不虞此侯伯所當究心責之有司而奉令猶有未至不能無望於波及之餘白首太元則區

區素願幸公其有以淑之諸生樂拜下風咸歌德美輙序其端且有後望云是月癸卯在泮方君壽拜手謹書

騷體

古汴苗子方

赤霄兮開雲乘驄馬兮下蒼旻磔妖狐兮尸暴虎舞俊士兮歌同文沃流火兮止焚渟清源兮去其渾雷填填兮風飅飅障狂瀾兮使安流鑒飛空之明月兮送秋爽於南州覩

乾龍之御極兮立天則時雨暘兮飽民食肅繡衣以
分政兮公獨奮節乎忠直鐸名教於江右兮誦諸生
於芹宮先德化以禮齊兮遵古人之遺風匡之山兮
蠡之水佩芳菲兮思君子洗愚心之悒鬱兮進深衷
之亹亹何流俗之涸涸兮謂蘭茝之無香瑱圭玉以
爲飾兮集資蘢以爲堂厄貞松於草菅兮爰有冀乎
雪霜啟孤根兮領衆芳韻清泠兮永相望

古體長篇

鄧茂生

火雲赫南服六轡勞驅馳上體仁恕心下爲哀矜施
游刃折衆理破的分羣疑烈日正旱乾一雨生華滋
頗知天意合自與方寸宜雅志在斯文教法明定規
高堂集諸生講論窮精微所貴以善誘人才由此基
故家本汾陽勳業舊鼎彝寧爲繡斧淹遠大期日躋

李守中

天地有正氣肅肅同高秋大賢際盛世耿光凌斗牛
向來郭林宗四海垂清猷聞孫繼芳躅耿耿追前脩
道傳洙泗遠學與天人侔平生經濟心自許稷契儔

此志在天下小却來南州昆吾百鍊鋼龍驤萬斛舟
直論凛白簡先聲馳驛騶百怪服山澤明月流清溝
春從天上來草樹青浮浮吏民喜欲舞恨不公常留
荒荒泮芹間屢覩驄馬遊蒲堂接顏色懇懇教不休
坐令絃歌音藹藹聲於謳願言作砥柱力障狂瀾流

陽平樊炫

聖代昭文運觀風屬偉人燕臺今俊士唐國舊賢臣
德業隨時盛文章與世新祭謀知大纂宣化識深仁
渤右霜威重湖東春意均且須正綱紀將見展經綸

欲侍清風几難勝綠幞膺陋鄉材不棄末學志能伸
謅謅風雲會依依雨露春終期青阮眼免使混埃塵

萬士元

三代之學明人倫兩漢以下愈失真雜於黃老火於
秦六經典籍俱紛紜孟氏繼統醇乎醇小醇大疵楊
與荀西京之教無其人仲舒卓爾乃有聞河汾諸子
唐世臣董常薛收似不羣昌黎爲儒勞且勤進學一
解何諄諄洙泗道脉幾欲泯濂洛枯木回陽春考亭
師弟幹大鈞百家衆說曾具陳鯫生末學無所親羊

生燈火甘賤貧生平不事雕蟲文誤隨計吏朝
紫宸尚期稷契承華勲志欲風俗皆還淳失脚不登
要路津捧檄臨汝猶逡巡緬懷安定顧卜鄰下思澤
民上致君公今弭節臨川濱詳刑化雨隨車塵欲將
斯道覺斯民感公義氣凌青雲爲公誦此書諸紳

部下屬曹吳口口述

使君昔守番之陽仁聲善政波洋洋後來作者竟絶
響至今父老歌甘棠皇皇繡衣照霄漢十年相望東
西江震霆行空泰岳動景星瑞世鸞飛翔五峰生靈

久塗炭苛政橫斂猶虎狼橫行妥尾不畏憚下驅屬
邑如犬羊豪民右族共盤結屋有金帛田無糧小民
怨氣徹天地赤旱千里三年强今年夏五旱復熾渴
烏扇毒民皇皇郵胥奔走捧憲檄正爲版籍鍼膏肓
好風西南布甘澤一雨十日起仆僵耄倪露香拜且
祝願瞻使節明煌煌下車歷歷問民瘼布政井井張
臺綱正均經界得時雨平反冤獄無飛霜化被菁義
妙樂育親廸後進明綱常顛崖繼此望蘇息敎化自
我森開張書生寓跡耆君鄉昔由儒職親憲章家貧

親老尚矮屋而復値此貪酷邪向非皇華公道明覆
盆之下無隙光但愁馬首既東道此輩安足容善良
奴顏婢膝不忍爲便欲歸去勤農桑栢臺臺下敬垂
拜銘心感德不敢忘方今
主聖臣賢良廟堂正滿需棟梁揮洒筆下寒風霜要
令虎豹遠遁魑魅藏歸來化爲霖雨澤四方

律詩

岳天祐

使節光華照盱水秋風載道淨無塵未蘇究滯勤民

瘼傒望咨詢及物仁臺柏煙收初見日洋芹雨透喜生春西江從此恩波潤祇恐調元侍紫宸

虞堯臣

繡衣按郡爲盱臨中令家聲盛至今决獄不冤行素學使民無訟本初心一天爽氣秋風勁萬井香粳曉露深泮水龍鍾瞻望久喜霑時雨及儒林

汪允文

汾陽芳派有雲孫政事文章世共尊光燦繡衣羣仰

德香分翠栢獨澄源清風數髮甦民瘼化雨漸肌洗
獄寃異日鈞衡需大手青瓊又喜屬名門

饒拯

時雨能教活涸鱗此心相對只蒼旻震驚雷電開心
目翻覆江湖洗垢塵好是登車徐攬轡却看當道避
埋輪泮宮幸遇斯文主勉勵從茲士氣伸

許矣

繡衣持斧凜威名攬轡澄清此按行六月臨盱勤訪
問一廉聽洽號神明稻田秋意占豐歲芹泮生香藹

誦聲家有汾陽名譜在隨車甘雨及蒼生

倪洪

夾道旌旗翠霧開繡衣文采正昭回星環北極寒光動雨挾西山爽氣來底用兒童迎竹馬且携琴劍上金臺庭前栢樹森如戟留取清陰及草萊

陳擇

久慕分司郭使君條陳教法淑諸生喜瞻禮樂光華遠聞説圖書象數明澤物致君從學問登車攬轡志澄清太阿出匣神光瑩凜凜風聲遍屬城

夏玘

使節光臨蒲水濱兒童騎竹望車塵星移南斗文昌現雨捲西山秋意新自是妖狐皆遁去從知屈蠖可求伸釣天丕冒元無際碧藻香芹總是春

臨汝書院劉伯壽

公來六月雨隨車驄馬行行冒暑途萬里薰風清宇宙一輪明月照江湖獄情毫髮知無枉民瘼膏肓立可蘇中令傳家衣鉢在會看丹詔下天衢

德安儒學冷掾宜起霖
中書久仰令公名清白傳家政有聲原隰秋風絲轡
健山川曉日繡衣明恩深父母皆歸化見若神明莫
隱情竚看天邊
丹詔下一朝霖雨福蒼生
熊文淵
汾陽官譜舊家聲原隰咨詢著令名光動繡衣霄漢
近威嚴玉節雪霜侵澄清有志持公道擿伏無私燭
吏情一線斯文欣借重詩書惠澤賴陶成

郭餘慶

繡衣攬轡五峯城疏決淹囚察下情法有公評誰敢議罪於疑處賴從輕民生沐浴恩波闊心事澄清秋月明一脉斯文今有幸提撕猶望惠書生

黃潤

令公勲業付雲仍汝水欣逢使節臨禮樂光華行部遠詩書福德及民深舊口口長經綸口口健長存鐵石心一點甘霖蘇萬類旋分生意到儒衿

黃約

驄馬南來使節新西江取水滌規塵簡書嚴肅姦邪
服版籍分明賦役均心上但留方寸地人間先借一
分春藻芹幸喜恩波及再拜甄陶感化鈞

劉伯壽

星軺行處即澄清一點剛風不受塵明見皎如千里
月公心陶作五峰春雪霜雨露無非教政事文章有
若人萬頃汪洋滄海量書生終始托洪鈞

趙良倜

黄金臺上著勲名僻壤欣瞻玉節明六月甘霖天潤

澤一江秋色水澄清民無歎息憂愁態士有懽忻讚
頌聲多少傾心歸嚮意書林從此總敷榮

黎庚

夾道旗旄擁繡衣烏臺高壓五峯低月明宇宙妖氛
淨雨沐江山暑氣微人說汾陽傳遠業情知汝水慰
羣黎書生願借生成力何幸仁風轉化機

劉開孫

心與氷壺一樣新亭亭玉節照嚴城九重天遠雷霆
近千里雲開日月明肅政精神寒吏膽滿腔惻隱恤

民情泮芹更借春風力早晚諸生賴玉成

連元壽

使節光華照汝城汾陽聲價古今榮姦雄怕見風霜操忠義生爭日月明千里宦情秋水潤一生心事玉壺清他時若赴金鑾召力爲閭閻達下情

艾天瑞

汾陽自昔相門高六月乘驄不憚勞道德光華瞻孔孟文章政事學伊皐一天時雨甦民瘼千里威風去吏饕田野書生瞻慕切更祈恩澤到蓬蒿

黃文海

廉風遍地著聲名甘雨隨車暑自清一道星光耀河漢半天秋氣壓山城憲臺重振舊綱紀計簿喜看新戶名從此小儒歸大造微生何幸遇昇平

屬吏方仁卿

遠想威容已七年何期旌節照螺川風霜一淨春如水颷霧四收月滿天不識錢神豪不霸無開獄市吏無權明公發擿無餘蘊早入烏臺侍日邊

五言律詩

王辰

列位登清要提綱按部嚴口口君舉善霜簡衆稱廉

擁節威風動隨車化雨霑秋空横一鶚蜍輩總厭厭

鄭堯心

家世汾陽裔澄清喜嗣宗虎猶驚出境鼠敢竊穿墉

禮樂光華遠詩書氣味醲藻芹衿佩樂春意爲陶鎔

七言絶句

晏詠通

汾陽勲業紹家傳緜纘光華照汝川聽獄還如蘇水

旱願爲霖雨溥仁天

政雨隨車灑路塵周原千里重咨詢斯文一脉誰宗

主造化全由筆下春

太和州學儒生戴熙

濟時方略滿書囊凜凜嚴如日月霜遙想金臺初受

命紫袍象笏總生光

整飭臺綱事事新發姦擿伏智如神雖云攬轡勞心

力却喜民間物物春

法律無情先自持一廉如水衆皆知繡衣持斧巡行

處琴鶴依依只自隨

使星烱烱照澄口咨度咨詢苦未遑六轡歲周如上

命誰能當道着豺狼

發回攬轡誓澄清欲爲蒼生做太平盡説使車將至

日樓頭更鼓頓分明

一自分司登驛途幾多赤子望來蘇開倉以後頻詢

問道路猶逢餓莩無

健訟無如吉贛民才聞威德總更新只愁天外除書

至恨殺攀轅卧轍人

問民疾苦

德安縣學儒生潘必大書

竊謂天下之人猶一身也必也元首正股肱良耳目聰明然後身得安焉今

聖天子御極賢相輔治簡拔明公爲耳目之官握憲綱操政柄四履江西之地此乃

朝廷以此方之土此地之民而委之明公也其任不亦重乎矧惟明公學問窺天人聲名播天下事業滿

朝廷此誠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必大跧伏山林

幸生太平無事及聞明公自下車以來愛人下士選賢任能舉才如反掌摧奸如燎毛和則玉潤春溫肅則秋霜烈日挽澆風而化澆俗好正論而樂讜言於是草茅危言之士無不傾心壯膽願進庭下而申其辭說此必大亦素所願見也今夫九真之麟丹山之鳳條支終南之文犀貂豹其出世也則足以瑞聖朝而清宇宙聞者莫不束帶結髮洋洋然往觀之必大之求見明公亦如是耳幸賜之顏色俾得從容以進盡所欲言則幸甚必大生於窮巷長於蓽簷九

歲值毋沉痾呻吟床褥夙夜侍湯藥六越寒暑失侍
苦早痛切終身至今閭閻父老無不哀其幼志而壯
其誠心內無兄弟之助外乏彊近之親孑孑一身奉
嚴父日謹侍繼毋如適至於今日此必大於事親之
禮弗敢廢也年二十始知讀書爲文雖飢寒迫身而
螢窻雪案每以勤勵自彊以古人自期待此必大有
爲學之道不敢自暇自逸也至其平日處心視義若
泰山見利如浮葦每慕范希文爲人愛其好施與置
義田以養宗族此必大之素志頎力有不逮也嘗一

試秋闈與數千百人角藝於寸晷而不得忝名薦書
齒進士於時以觀國之光噫命也雖少戢鱗垂翅而
其志氣終欲激昂青雲於萬里外奈何親日老家日
貧而時命日蹇劣今也縣庠不以其無似衆舉以次
泮席日與二三子從事予口耳之學始濯弗勝終以
便養不辭然早作夜思疲力勞心敢不加鞭策竭駑
材以盡其責茲遇明公按行郡邑蘇息民瘼幸獲拜
下風仰瞻威重故敢述其平生之意氣今日之困瘁
以塵視聽雖然此一己之私也當今事勢豈無可言

敢申一得之愚少裨風化之盛今江西之地治有未至者八請得條之農桑非不勸也而遊惰之民不能盡地力學校非不勉也而士風有不振求賢非無詔也而山林遺逸莫不舉科舉非不行也而合郡或不録一人彊暴非不挫也而吞并之風自若流民非不詔也而棄親離墓不知復業茶法非不嚴也而假茶濫引名曰還魂引動以數萬計此建昌武寧分寧之風恣行無恐站戶非不恤也而流離轉徙消乏口口凡此八者所謂治有未至者也其間得失利病其在明公悉心推訪舉而行之

一有未至則是耳目之官不司何以安天下如一身
哉夫明目達聰舜世所以無爲而治今明公爲
聖天子新天下耳目其可無託付之成效乎故愚取
喻於此傳曰芻牧之言聖人擇焉惟明公其覽之必
大不避鈇鉞謹再拜以聞非敢自矜式以媒進取于
左右不勝怖懼之情死罪萬幸必大頓首再拜

唐律

永新陳宗文

千載汾陽照史編堂堂袍笏至今傳風霜氣節清天

下氷蘖聲名動日邊朧後根荄蒙雨露草間狝兎避

鷹鸇顛崖辛苦昏蘇息里詠途歌有二天

右一

吏貼無如告郡豪永新尤甚惡滔滔舞文弄法機關

容瘠衆肥家氣熖高風□□□仍出入長官容縱轉

貪饕塞原拔本須今日未信狝狸敢夜號

右二

永新百姓最堪憐無税當差萬室冤官青徵輸需妻

子吏緣漁取富田園薰蒸民怨天爲怒融結年災禍

有根幸遇皇華親攬轡坐令寒谷變春溫

右三

太和州耆儒王昭德

謹皇昭德一介庸愚不知老至忝在耆儒之

列祇受中書禮部劉付薦以秀溪居士之名

切見太和州自泰定元年立春以來氣候不

齊陰陽失序霪雨連綿晝夜不息及至於夏

頓然而止日色高亢天旱焌焚山澤焦枯禾

苗槁死雖蒙州官各捐俸鈔修建善事諸廟

行香龍潭請水於延真觀建壇爲民祈禱隨擾感通終未沾足間有水可救之處而惡風東來又生蟊賊昭德犬馬之齒七十有三自前未嘗目睹旱蝗有如此事者實閔利害豈忍緘默本州六鄉之間徃歲交夏以來田疇缺雨旱稻含胎穎秀之時遭以亢旱禾苗枯槁所收十無一二農民惶惶已有朝不保暮之憂猶望晚稻麻黍雜子登場得以少延殘喘何意秋旱八十餘日田隴龜折洲地塵飛

晚種諸種多見絶穗即今上等富室倉廪㸙

虚薄有田産之家自瞻不給村落小民惟有

待斃誠恐流移後憂方大已嘗具呈本州備

録轉申上司賑濟外今幸遇廉訪分司按臨

小郡謹陳小詩少敘民情伏乞電覽

口道澄清仰景光福星移次照西昌威名震動揺山

岳風采凝嚴凛雪霜禁戢姦邪明國法糾彈官吏正

臺綱從今囹圄無寃滯元惡潛消化善良

右一

有民有土有斯財盡是農家力作來去歲旱傷惟獨
甚今年饑饉可憐哉問閻不見覆盆日衙署難爲業
鏡臺四者已蒙收養濟道傍無數可勝哀

右二

又絶句十二首

聖朝廣大恤民多臺憲分官出撫摩貪墨姦邪驚破
膽太平民唱太平歌
聖旨如何敢節該堯湯盛世有天災四時玉燭陰陽
序皆自吾皇仁政來

明時條畫又維新宣化承流貴得人所顧丁寧偕牧
守奉公潔己撫斯民
去年天旱及蟲蝗田畝無收白納糧饑饉薦臻民疾
苦有如雪上更加霜
汲黯開倉爲濟民水災拯救奏
丹宸免冠歸節能如此萬代揚名做好人
文王發政及施仁念念惟先四者貧天下窮而無告
者不知籍外幾多人
大元社長爲農桑社内勤耕實得安官府清明均賦

役細民無擾免貧寒
爲富從來多不仁凶年遏糴最無情縱令馬畜傷禾
稼不恤農家苦力耕
科舉數年又復興好乘桃浪過龍門廉車禮樂崇儒
雅激起江西教子孫
聖人萬代帝王師盛禮春秋釋奠時郡守作新誠有
益奉承教化謝廉司
江西風俗最刁譁揑合虛詞布爪牙嚇吏欺官凌善
類無能禁戢謾吁嗟

天開言路許敷陳弊政拳拳望改更一介寒微殊冒
瀆擇其善者乞施行

汪澤民奉賡

即事一首

詔書恩重許更新陰沴遄回霽景春慶衍萬年逢景運治隆三代樂天民皇華着意風霜教寸草含恩雨露仁未有涓埃酬帝力牙緋不意换袍銀

登梅嶺二絶

俯仰何慚宇宙間繡衣過處庶民安春風闕上千年墨把與梅花一樣看

嶺南暖地忽生寒驄馬西來欲度關莫道煙嵐遮萬里擧頭咫尺見天顔

亳人呂口口奉和

僉憲相公留題梅嶺二絶

蕭蕭驄馬萬山間激濁揚清百姓安春意梅心憑好句關頭長與路人看

白簡霜飛一道寒西江南海幾間關舟心萬里持氷蘗如對天威咫尺顔

東湖去思

泰定改元

憲僉相公復齋先生涖政江右風采一新紀

綱大振其居官美績固難具述獨芹宮子佩

尤篤意勉勵故未逾年歲所部郡邑生徒課

講皆有成效既而除命自

天則爲郡於浙之慶元於其行也攀戀無由敬率諸

生各爲歌詩以寫去思之懷伏祈笑覽

儒學副提舉番易洪耕頓首拜

憲綱大振凜清風攬轡西江一瘦驄馬府式傳宣命
降虎符又拜
聖恩隆綠芾隨地沾新化白日行天溥至公浙水士
民相望久又看竹馬鬧兒童
學生東湖書院山長陳景常再拜
新治紛紛竹馬童舊邦人昔去怱怱霜凝秋氣橫江
右雨潤春陽度浙東一道難爲攀戀計諸生長記作
成功欲教四海沾恩溥只合中書着令公
新建縣學教諭錢原道

清官出守愜民情南浦扁舟向浙行雋暴威名加禮
貌龔黃德政藹仁聲青衿黃卷嚴三肆畫戟朱轓照
四明爲國儲材公素志漸摩風俗樂昇平

南昌縣學教諭林基孫

遥知一路喜顏開太守文星發上台盱治民聞
天子命傳呼人號令公來東吳嘖嘖榮傒邸西楚寥
寥肅憲臺未必四明堪久駐
朝廷今正急賢才

請安縣學教諭歐陽有

衆樂亭前騎竹童頻歌來暮望湖東極知報政期年
速安得分光四海同學校藻芹堪采處門牆桃李不
言中家傳幾歷中書考勲業他年又令公

東湖書院訓導黄極立

澄得西江水不波由來政化及人多又爲皂蓋朱幡
去其奈青芹碧藻何他日金臺餘事業此時竹馬沸
謳歌四明弟子多英俊贏得槐宮賸琢磨

東湖書院訓導何禎

執法星留翼軫躔令公勲業又從前風霜氣肅南荒

地雨露心涵太極天雨樹廖思君子口海門徠服外夷船諸生莫作攀轅想日奉晴牕記誦篇

東湖書院訓導周冕

繡斧輝煌南浦間吟鞭又指四明山分香紫殿芝綸美布政黄堂戟衛閑外郡勤勞聊借徑中書富貴早歸班此行海上蓬萊近西望紅雲是九關

東湖書院諸生李光國

雨露菁莪復幾時風霜草木亦能知柏臺秋老羣烏集花署春回五馬隨冉冉東雲擁麾蓋依依西月戀

禬帷四明起歷中書考未必脩鱗久在池

門下士昌江李沂拜呈

復齋先生大梁郭公弭江西憲節出守四明

道緜芝山賦詩爲別少寓攀慕之情伏希

鈞覧

英英出岫雲萬里乘長風舒卷自有時變化不可窮

油然起膚寸清陰滿太空龍興氣類感上下交相從

終當作霖雨大施澤物功非煙復非霧四海歌時雍

喬松屹高岡鬱鬱千丈强兎絲不盈尺引蔓亦孔將

陽和布德澤蔚然借恩光勁節參蒼旻弱植仍許長
小大固有殊霄漢寧相忘懷哉及兹時托根見微芳
門下昌江李口口拜述
名與昌江一樣清妍媸照破莫逃情老天暫歇氷霜
冷舒作陽和入四明
捴别雙溪幾許年南轅北旆快高騫堂堂勳業汾陽
舊從此調元看九遷
照耀芝山隊仗新風吹客舸著湖津梅心柳眼俱凝
竚朧意蕭條久望春

鯫生閒卧小茅庵上有慈親八十三莫共仙舟天外

去夢隨帆影看東南

福建酬倡

庚午至日寄

尚御史三絶

照察乾坤不染塵驄驄繡斧按閩城三山萬幸民寃
雪四海歡傳御史清

右一

翁歷薇垣澤物深餘芳留與後來人元勳已列凌煙
傳千載巖巖柱石臣

右二

衰老素餐羞愧甚課餘簾捲味書香年來擬訪夷山叟詩酒琴棋日自長

御史尚克和賡韻

驄馬觀風緩轡行黎民鼓舞樂邉城知音共仰烏臺月照盡姦邪萬國清

右一

丹桂香清雨露新要將學術際天人繡衣驄馬今無補慙愧凌煙閣上臣

右二

早歲烏臺白簡霜晚年閩海姓名香心田莫種還鄉夢仙境三山日月長

右三

三山文學掾徐東奉和

運使復齋先生至日寄尚御史三絕句

玉宇霜清絕點塵太微炯炯照天城人心正與天心似見得初陽氣最清

右一

平生易學學朱程克復工夫到古人此是復齋無悔

吝由來燮理屬元臣

右三

君子朋來德屬陽袖中猶帶紫薇香五雲飛作人間瑞何限春臺日月長

右三

古倭佚老黃文仲謹和

復齋漕使相公與御史尚公唱和三絶

驄馬行行不動塵南巡海角越王城山溪縱有泉如玉那有滄溟無底清

曾因堂授識嚴親衣繡南來是後人有國有家身是

右一

本定須能子便能臣大德七年春文仲同七人詣都堂受

勅牒獲拜左丞尚公

右二

入奏詩成無錦囊比旋御史馬蹄香郭公前世長庚

是若比花翁詩更長郭公文前身太白

右三

建安前進士張復奉和

運使郭嘉議冬至日寄尚御史三韻

攬轡相看玉不塵聲名奕奕重連城兩臺峙立氷霜

裏人與梅花一樣清

右一

公暇吟詩作課程寢香長伴讀書人勳名行靡中書

考重見汾陽一老臣

右二

天地初心又復陽對梅讀易細焚香添教白髮三千

丈日影從他一線長

右三

福州儒學學録劉儀鳳奉和

海角南東兩使星相逢還説右頭城鳳凰臺上舊時月照着令人十倍清

右一

遡清立要似明神道脉來從積慶人誰議國庠依魯制都堂東坐老文臣大德五年建國學既成答剌罕左相委尚左丞同陳吉甫大學士至學議配位遂如魯制

右二

言行令人不可忘好開奎閣貯芸香道山頂上堪鐫
石青與吏門共久長
右三
訓導梁奎奉和
江路梅花不受塵天風吹雪下嚴城計臺長峙霜臺
立五百年來無此清
右一
政事文章世絶倫中書宜着若而人寸心暗逐堯堦
草直向朝中指佞臣

右二

老大功名兩鬢霜枕邊羲易帶芸香心燈一穗蘇民瘼添得人間至日長

右三

訓導張英奉和

手捧天書下玉京軺車繡斧照邊城傍人欲問公心事明月一輪江水清

右一

祥雲甘雨洗炎塵舊日蟾宮擢桂人笑舉春觴同介

壽更歌

聖主得賢臣

右二

官海相逢鬢未霜御爐煙染繡衣香歸

朝人問閩南景說着梅花語更長

右三

訓導陳康奉和

一段新詩王琢成夜隨霜月下江城曉來聽得梅花

語惟有柏臺知此清

右一

文學優游政事醇明時勲業要全人磻溪尚父汾陽郭令作

皇元兩藎臣

右二

讀易梅邊見一陽梅花有意着人香風霜裏面添些月未到調羹味巳長

右三

建安前進士張復詩十絕并引爲

復齋閫漕使郭公壽

詔頒福地正陽春布德之時　人對壽山有崧

嶽降神之瑞聿來仙麓咸仰　使星廿有四

考在中書維　君子使千二百年談至道爲

帝者師謹述斐章切祈

台覽

春宵二五樂喧天微曙瑤階祝萬年

聖世明良同一會今朝五五又生賢　右一

不早和羹用此賢南臺高處看商船春風吹海作晴

雪一道銀光萬竈煙 右二

煙江䵷使離仙機來祝長生便遣歸歸語天孫何以報千年織送好斑衣 右三

天賜斑衣五色鮮襯將冕服去朝天夷山庄上三竿日未許先生老醉眠 右四

先生皂蓋照昌江退舍衣冠會講堂晝日一簾槐影轉秋風處處桂花香 右五

秋風吹粟雨天河頓活饑民十萬多只用源頭清一點西江流不盡恩波 右六

流得餘波到四明教風化雨入人深島夷識字能誇

道自古循良不似今　右七

令人又短寸爲長言行誰曾寫半行他日要將彤管

録九天奎壁著文章　右八

奎章閣上用真儒實録聲名笑子虛後進毛生成底

事郭公終是老中書　右九

中書未老不忘

君先祝天香拜五雲我只爲公三祝壽壽民壽

國壽斯文　右十

福州路文學掾徐東爲

復齋頌壽

運使相公

天地之仁　曰誠曰仁　仁誠之用　開子生寅

哲人得之　孟陬降申　始陽之復　一元胚腪

由復而泰　滿腔皆春　儲精毓秀　块圠洪鈞

全體既備　陽剛之純　幼而好學　明善誠身

壯以施政　親親仁民　利貞誠復　終始一真

克己仁復　體元長人　木德肇造　吾德日新

吾心之易　未畫已陳　君子中立　三極惟均

推天地心　爲

國藎臣　玉衣表著　正笏垂紳　光騰斗牛

繡衣朱輪　使節煌煌　照耀朱垠　濯新計臺

棠陰吳閩　冰蘗苦節　雪月精神　劍横九秋

氣凌蒼旻　明堂柱石　棟梁斯文　春行四時

同宇和薰　青氈千載　冥靈大椿　五福錫民

元老經綸

訓導梁奎爲

復齋相公壽

南極祥光射斗牛中書堂上碧雲流放教白髮三千丈贏得清名半九州濟世文章宗孔孟柱天事業慕伊周胷中一部義經在長伴春風醉未休

訓導陳康爲

復齋相公壽

建武三公幾代孫郭賀伊門元學探義文郭忠孝受易程伊川金臺此日逢明主郭隗竹馬當年拜使君郭伋前度林宗留德譽郭泰後身太白播詩芬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勲

名待歷中書考郭子儀方入壽山巢白雲郭雍自號白雲先生

諸處碑記

浮梁州重建廟學記

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章懷許師敬篆蓋　中議大夫饒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卜天璋立石　儒林郎國子司業鄧文原撰并書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春三月汴梁郭侯由江浙行中書省都事出守浮梁蒞事之始祗見於

先聖顧瞻庭宇褊陋弗葺懼無以昭來格而蔵承祀且曰在漢文翁治成都修學宮由是蜀學比齊魯而

翁亦書最循吏矧斋故多儒先豈下漢蜀郡哉政親
令孚多士勸相鳩工庀具鄗宏厥規始是年六月暨
十一月廟成齋廬堂垣門序庖湢悉隆舊觀迺千日
帥僚吏諸弟子員行釋菜禮以告成事既又聘耆儒
爲弟子師公退則躬加飭厲而稽校其勤惰於是編
民佐史咸競於學而來者未有止也越二年冬十一
月

制詔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敦尚德行
經術而黜詞章浮華之士此三代學校選舉遺制而

後世鮮克師古馴至於風俗靡敝致治無繇厥今
聖天子孝崇繼述丕闡文教軼邁往聖敷告萬方士
莫不澡刷以圖報稱屬文原忝教胄子而番士方王
甫等以書來曰郭侯嘉惠於學願有紀也文原竊惟
古之學者自二十五家之閭以里居之選有道德者
爲左右師自是而升之黨庠術序國學雖教成有漸
然其道必原於經術傳曰時教必有正業言非是則
險詖頗僻王政所不容是以教化一而風俗淳周衰
已不逮古若晉韓起吳季札因適魯而始知易象魯

春秋與周樂乃不若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也吳晉猶爾當時諸侯之國其昧於經者有矣秦禍有所自來葢至秦而後及漢興至建元幾八十載始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當儒道陻厄已久奮然欲闢邪說以達仁義之塗其難如此而卒不得儗古者得人之盛然經籍之不墜繄漢儒是賴俗傳卑陋而莫之省幸稍自振者則又習於章句訓詁不能恚心澄慮上求聖王所以參主宰而廸民彝者遂使儒者名爲躬經而實用不著識者隱憂焉譬諸百穀

草木德行其本也經術則沃土之所封殖甘澤之所膏潤而霜露又以閟深而積厚然後以華以實敷巻旁達此詞之昭晰而不可掩者然爾要其質文之相宣體用之備具皆天下實理而豈有所假借炫飾於外也哉夫學以爲己而效可及於天下一有譁世取寵之私則所施必悖士之遊息藏脩於斯者尚康幾夙夜交儆以毋負菁莪豐邑之澤是亦郡太守承流宣化者之望也侯名郁字文卿喜讀書於易尤研贖其守浮梁嘗新三皇殿建舟梁均賦役汰煩冗雪滯

淹爲政號稱廉能云侯首捐己奉錢買地以斥門制能以義倡儒生者方王甫趙鎮遠閔全延祐改元龍集甲寅三月朔記

南康縣新建三皇廟記

泰定初元甲子春南安大疫屬邑三南康尤甚踰冬不少衰蓋其俗尚巫事鬼屏醫棄藥踵相躡就斃弗之悔明年閏正月亞中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郭公弭節茲邑熟傷動色進縣官而謂之曰朝創醫學崇三皇設博士弟子員以精其藝春秋牲

幣朔望行舍菜禮以嚴其祀訓飭有司著於令甲繇
京師達郡邑罔不欽承將以迓續民命廣至仁也今
是邑廟制弊在僻陋不中式程邑人之不知嚮也固
宜大非以副上意吾糾繩是司民瘼苦是問吾曷敢
忽其亟圖之廼相縣治西偏得丞署故址亢爽夷衍
割俸入爲吏民先聞命感激趨事咸恐後陶旒梓材
攻工獻技越三月而告成殿舍中嚴門廡如制齋祭
有室講肄有堂縣形黝堊煥耀視瞻公又曰維繼天
立極三聖一揆開太平於萬世仁生民於無窮豐功

盛德固不專於醫藥而醫藥於仁民為切近
皇元重熙累洽覆載同仁凡可以惠我黔黎靡不致
其至嶺海荒遐僻絕之域皆建學隆祀闡教報功矧
南康豫章舊境民不幸遘疾而巫覡是求可不可乎
札瘥疢疾係乎天宣調攻療存乎人夫開蔽祛惑導
之衛生躋之壽域繄誰之責勲是舉也視聽聿新民
其勸矣哉夏四月　省　憲命官大賑飢疫絕崖幽
谷窮廬敗垣之氓莫不假息覬醫一投以齊起死俄
頃生者凡數千人用是始知醫之利大以博又明年

秋邑人士懷思公功相與代石請刻諸廟而求文於
新安汪澤民竊謂公之政可謂通變以知務中機而
從宜者矣邑長金金實董是役恪勤壹志尹蔣某簿
楊某尉張某協恭始終用集厥事法皆宜書公名某
字文卿汴人也廉公宣弟練達敏勤中外踐歷所至
有遺愛今爲慶元路總管云某謹叙其實而又爲之
頌曰
鴻濛分　宣人文　數本一　象凶吉　耒耨功
市日中　食貨豐　味草木　圖紀録　命斯續

通車舟　行馬牛　威崇尤　軒裳備　貴賤位
天下治　三聖人　生生民　同一仁
皇祖詔　祀崇報　際覆燾　廟揭虔　列聖傳
億萬年
泰定乙丑歲在仲秋良月吉日前進士承務郎南
安路總管府推官汪澤民撰
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
中奉大夫湖北道肅政廉訪使鄧文原篆額
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李允中書

前翰林院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桷撰

河南郭侯視郡事之初首定役法郡民日困醝事旬月按覈數常不登郭侯知其奸利廼言曰病在私商潛轉輸其所贏餘率不入公籍民病不可藥也於是罷賈區分四廂俾總之鱐醢豉脯各趨其時視計口之授畀相等復竦然曰吾職司學校茲曷可少緩督大小學謹授業斥其僞冒以其餘粟大修

孔子廟於是進郡博士陸晉之學正録胡禾毛文而言曰漢文翁立學歷唐宋幾二千年猶完緻君等知

其故予少間曰教在不隆其不廢在繕修迺曰若殿
若儀門風雨剥圮在丹雘
先聖崇嚴列祀肅雍在作繪定章服在禮象又曰講
有堂書有樓吾亦曷敢後姑徐徐爲之吾願俾是邦
服習仁義秀文林立遺詣
王朝將自茲始桷繇禁署歸里凡三年愛中和樂職
之詩首爲詩以詠贊侯名郁字文卿所至官以興學
爲本詩曰
茫茫海甸聿仁義邦圭組積榮失其敦厖歲亦云徂

夸侈則降維侯之來靡瘼不知曰惟泮宮風化攸基
竦其具瞻象神之儀藻井繪櫨絢兮承式降陟有嚴
是奉是翼匪木土之工職教攸則瞻彼戟門有飛戻
止斯翬煌煌五采屬纚鏘鍠八音發曰在耳嗟爾後
生無媮以誕無逸豫伴奐遵我侯度以靖以獻奉璋
有莪伊侯之願
泰定三年歲在丙寅秋八月壬申記
慶元路士民去思碑
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文原篆額

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李允中書

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府都事曹愚撰

泰定二年冬十　月大梁郭公以亞中大夫分牧慶元惟是邦東際大海南連甌粵物盛民稠實爲重地故元帥府在焉元帥通領七郡控制夷蠻而郡治居其左爲牧者朝夕承伺方伯唯諾必謹而屬邑兩在海外期會有不如時俯仰旋斡不滯轇轕厥惟艱哉公長材敏識素稱臺省旣以選來劇郡則勵思竭精一反故常期於大治始至正賦籍定役法決繫囚剖

滯訟賦役逐均簡書稽清囹圄空虛乃理學校覈倉
庫治驛廐織局哨舟厝食鹽皆有良法切當詳宼流
民悉歸荒土盡闢盜賊不作稻麥連稔黎民歌之謗
語比之見牆壁間當賦籍之未正也富民家田多詭
名僧道士鹽竈戶若貴家寄莊有無虛實漫不可考
公諭使首實無敢欺隱役法之未定也姦民多託迹
權勢之門或假船商漕夫工技故有貲者安視貧者
應役有司未嘗寘念公執所屬官吏按籍核貲凡幸
免者悉與民齒倪首不敢怨其決囚剖訟則下車即

命州縣條報囚繫凡五十四事百四十七人悉使至郡治躬讞得情裁決無遺不得爭訟不絕者二百餘事分遣吏至州縣程督斷絕其理學校則一新廟舍朔望升堂面誨諸生月考其業汰食粟之濫者四十餘人專給貧病之士及鄉試舉人加倍於前郡學刻石紀其績其覈倉庫計庫麻得隱落四千四百緡又發其詐弊罪經手者始立新籍凡解到錢帛郡治檢識乃下庫以四季月點視輸上司始絕侵欺視倉不足儲貯拓造數十楹踰月以辦其餘則驛馬素不聚

櫪散處多瘠始櫪留驛傍責飼肥健織帛歲三千有奇黠者每欺其黨與掌局者分利帛多不中式則聚工人爲經緯防閑微密指授詳悉所造皆精好常先期至行省較諸路爲最有嚴切得法之褒巡哨船久不給直則按簿書悉貯之遇修補翕然聽命食鹽舊計口官鬻多寡虛實不等實民病之始更命里正從實驗口自鬻比舊加二千餘引民歸而戶口增因是可見自往歲大饑疫不墾之田爲數尚餘三百七十六頃督責州縣至是盡耕農勸而田野闢於是可徵

吁公之善政斯爲備矣漢世三公多取之郡守蓋親
民之效有迹而易見若非九卿八校輩各修其職而
已公之聲績爲搢紳表內外重任闕人輒以擬公未
幾果陞嘉議大夫福建都轉鹽運使令去是邦民欲
如古之借留而不可得則代石刻功其能已乎古之
傳循吏者稱鄭子產子產信賢矣然鄉校罵置輿人
誦揚文而後服其善公至郡不踰時而學校紀公百
姓懷德抑賢於子產也哉世人皆知公清白無私此
則不書蓋非是以口本安能用其長材敏識以至斯

也耶公名郁字文卿泰定四年十月望日記

岱山場鹽司管勾鮮于桂　忠顯校尉同知奉化

州事致任孔守澄　承務郎泉州路稅課提領致

任徐應舉　將仕郎前建昌縣尹史侃伯

史經孫　趙良　鄭原　胡元隆

殷元齡　鄭壽翁　沈仲　立石

新建南臺鹽倉之記

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張思明篆額

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李允中書

承事郎福州路候官縣尹致仕黃文仲記

閩越郡有八四瀕海四居山凡民食之最急者以鹽佐米也海郡之鹽官靑給以時山郡之鹽商販支以次所以止私行公平價足用其要又在乎撙節出納故鹽倉大爲漕法之根本三山乃福建都會

朝廷命立漕臺於此歲辦引鹽一十三萬內撥四萬南給三郡軍民食用餘九萬海運至南臺倉漕使親帥其屬會計之舊倉敖少且隘僅貯一萬五千餘引船至有半載不得收者頓鹽水上殊不便溪䑸之竊

逃江豚之起舞暮夜不寧維倉之故泰定丁卯冬運使郭公嘉議下車視倉驚曰民有十金貲必謹扃鑰觀茲苟且司存謂何向守慶元官糧闕廪郡務百窘猶勉令有司搆倉五十間今職專鹽事又奉

詔不便事宜聽令區畫敢不報稱公乃獨任其勞必欲不動官錢不煩民力謀之僚屬未決有鹽商告曰淮浙兩漕每歲商人於買鹽正價外一引別入寳幣一貫爲修倉錢遂舉例聞行省從之是歲買引者樂助不下萬緡公登倉後度地塹山平地作二層定爲

倉三千間前倉列楹二十後倉楹十其深楹五中爲廊階達上下餘悉爲敖因高累石繞以欄楹砌牆疏溝聯亘周窖復葺舊倉如新工直物價一視民間例始事春季迄功夏季南望江皋如畫誰不曰漕臺有人既成凡隸于倉者咸相慶曰自今鹽舟在溝不虞風濤鹽袋在敖不憂沙土運者販者食者槩受惠彼樂助者商也而有君子之心商曰吾曹以百爲助何敢曰惠行其言成其事者部使者郭公之功也公聞之曰商之言義而足徵吾雖曰善而僚屬贊我亦曰

善行省從我又曰善新倉之成上下共之况區畫事

宜之言自天而降臣子何敢自以爲功亟宜光昭

聖天子仁心仁聞永示遐遠衆曰諾請勒于石公諱

郁字文卿喜建事功有定力無私心所至有茂績大

梁人也天厤一年六月朔記　耆儒　余振玉

陳石叟　丁韶鳳　李龍高　立石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

復齋郭公愛思碑

承事郎福州路候官縣尹致仕黃文仲撰

承直郎前延平路總管府推官林興祖書
奉訓大夫興化路總管府判官林定老篆額
古之仁者不言財義者不言利今以好仁好義之人
而司曰財曰利之事是難爲也使財出於人力而民
無惡利歸於天府而民無怨由無怨無惡而至於愛由無
怨而至於思是又難得也爲難爲之政而得難得之
情詎非難有之人乎苟所行外仁義則蚩蚩者何愛
何思夫仁義自學中來世之學而仕仕而學者何敢
曰無吾於閩甌而見卿大夫之賢者一人焉能知正

德利用厚生之道大有異於海王篇之霸術也閩古之荒服今視同侯綏土地不加廣而生齒日蕃郡有八山海各四其民病於鹽海民給食於官以近故或多而餘山民鬻食於商以遠故或少而乏餘與乏每蹊私以入犯無虛實累累然魚肉乎饕者之服天矜於民泰定丁卯冬

朝廷命左相河南王性齋之客汴郭公郁爲福建都轉運使字文卿好讀書尤長於易號復齋在易之繫詞言仁則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言義則曰理財正辭

禁民為非公以此道修鹽之法凡會風獘政傷仁害義無益於上有損於下者悉條理之乃總事權觀土俗究利病親同僚采長畫用能吏束羸卒飭場官恤亭戶實官本信期約罷增餘省催煎廣南基倉五十間以便運船料下四路民食八萬引以充三二之歲課餘五萬發上四路以業什一之行商其徑隧之蝦負浦嶼之黨帆素為盜販者今斂迹巡捕惟責司縣罪越告而譁者窮真犯止留其身削蔓詞而究者鮮案無滯積獄無枉囚且鹺物之在八州也戶口日不

脫口事宜繁而訟轉少仁財義理之效已可以見所學矧內不聞私入之名外不覩私謁之迹如此而仕真可謂難有者矣予每與鄉閭三二前脩談道而衰退沉晦莫克舉揚迨公久任將歸郡士民耆老巾笠雜遝踵門謂余曰我等羣告於有司曰漕運事重民易罹於牽自郭嘉議公爲政山海清寧咸德之衆欲琢堅以存久遠愛思之心敢告録事喜曰爾民懷恩思報俗之至美也孰汝止宜自擇鄉有耆德言足聽聞之人爲爾文其辭意老尹謝閑年聞入神思尚可

强幸毋遜余曰録事張將仕復進士也必樂成人之美然郭公爲人孝友廉恕有弟三人初未成立惟兄是賴既有家而仕公復以己所有良田八百餘畆爲義學田教養兄弟四家子孫立約聞官傳諸遠家事如此其治何有於爲政向爲浮梁高郵四明三郡牧守脩己化下平政愛人饑則發倉疫則遣醫造橋濟衆建學育材能父能母即古之召杜也及僉江右憲洗冤澤物擘狼擘狐則今之張綱也嘗貳浙漕丞請減課令復推其所爲又鮮于之福星也因楮束管安

得爲汝備述衆曰公勳業彌大壽彌昌異日自有青史吾詆廋片石縱廣幾何第述衆情作今詩勒於上使塗人歌之如其心之所以愛所以思則足矣余是其言爲之詩曰

大元法乾　包覆萬方　遐荒逖壤
愛同中邦　閩極兩東　廣斥迆海
厥賦惟鹽　民利民害　弊作於官
禍延於私　變鹹爲苦　湼白爲緇
毒如蛇虺　微中輒斃　謷謷之聲

蒼蒼之耳

帝命郭公　曰惟汝諳　以義爲利

以仁發財　欽承而來　衡尺聞見

漕得其方　民樂其便　半盆數足

何有增餘　期限法信　何有催呼

海郡戶給　憂甕憂闕　稱家以散

使買者悅　山多竊販　泄商之財

塞蹊通路　以誘其來　場無風雨

自曬自煮　添倉便運　零句供旅

分印遣屬　巡部止姦　嚴責州縣
爾無我煩　邪無虎倀　囚無魚貫
幕府贊成　天在几案　鹽戶喜曰
生產海鄉　鹵事孰便　官畀我本
如課曝煎　上有福星　吾何慮焉
船戶喜曰　籍屬於漕　運海有次
抵倉輒入　公命歸去　更番有日
且魚且捕　商者喜曰　吾浮險載重
入背取贏　公客我主我　優我成我

利孰我爭　人民則曰　有食無鹽
何蔬何肉　有鹹佐米　糁鹹可粥
口賦日幾　什伯家足　毋以私自毒
使公嚬蹙　公仁使人愛　公義使人思
萬口一意　五載於茲　愛之思之
何以期之　傅和箕鹹　禹始貢海
隆古相業　何取管仲　望海思公
願公壽如海　長佐
天子御六龍　永光此碑於閩中

至順二年歲在辛未四月吉日記着儒余振玉

潘潛　洪華伯　鄭晉卿等　士民張孔明

潘天福　王君澤　施元弟　趙同祖等立石

諸處書啓

嘉與葉知本書

嘗讀漢史見孝武帝遣直指使者暴勝之衣繡持斧逐捕盜賊至渤海郡文學雋不疑伏謁公門勝之躧履起迎不疑一見即進戒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爲霽刑威問當世所施行遂表薦不疑以至大官夫暴勝之以天子之使行天子之法尊如神明威如雷霆而能降志於布衣雋不疑以章句之儒

一介之士而能言動公卿身登顯仕至令實主之光
照耀史冊知本庠序諸生賣卜閭里行年七十有五
矣聱癈無用於是稔聞閣下之威名德望如仰斗山
邇者軺車此來奉行法令搏擊豪强鏡照羣姦雷行
一道大夫民士莫不曰神明之政也天下之大賢也
此僕所以願一望君子之光而竊有請焉夫鹽法之
弊居今爲極矣天生五材水作鹹而爲鹽土作甘而
爲稼穡皆天所以資民用者也帝王盛時未嘗以鹽
爲利至漢武用兵海內虛耗乃以桑孔賈豎小人而

行牢盆之法鑄鐵爲盤官取其價若非後世盡奪民利者也然當時賢良文學之議猶欲罷之嗚呼國用不足不得不取之於鹽爲國理財取天地之養民者罔之資國仁人君子於此當何如其用心哉廢法虧課固不可也盡法傷民亦不可也惟仁人君子能識天地之心能推帝王之仁能理國家之財能用朝廷之法相公儒者也仁人君子也此僕所以敢進其草茅之言也今國家政事無闕駸駸太平獨鹽之獘日深一日倘使房杜姚宋爲相必須改更閤下居此數

月矣采之輿論竊聽政聲以爲明公清名儉德有如
楊綰其進而相天下無疑蓋不止於一運官也所以
敢援雋不疑故也伏謁庭下惟相公察焉

吉安王持福書

司馬公曰風俗天下之大本教化天下之急務蓋教
化既立則風俗可移風俗丕變則禮樂可興禮樂既
作則太平之氣象可見方今天下之病直於人心澆
漓風俗薄惡爭訟繁起刑罪不中倘非崇德化於政
政之間則上古淳厚之風何時而可復耶持福草野

微生粗知名教之樂思與天下共之由是憤世俗之
日偷痛拯救之無術十有餘年於茲矣曩不自揆兩
嘗獻書於憲使分司相公之前俱荷采紀允其所陳
雖畧見之施行終無補於弊倖因竊自思經曰善政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輙不揆量抒其管見集經傳垂
世立教之文達官君子行事是非之迹善善惡惡天
人感應之理有益於民彝世教風化政令者八十餘
則纂集成編名曰官民益鑒蓋有取於國風之什主
文譎諫之義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吏士百姓覩是編

者皆可有益於己實足爲聖門直諒多聞之助者竊惟美化厚倫移風益俗實吾儒分內之事而明德新民俾皆止於至善則非偉然德重於當世者不足與有爲也憲使分司相公先生泝衍汾陽秀鍾泰嶽學守周程之正志期韓范之勲寛裕有容威而不猛芹宮借重化雨一新凜然吾道之綱維屹若中流之砥柱持福快瞻台柄臨照青原傾心高邁之風式慶難逢之會敢以愚賤所著書編冒昧陳獻倘蒙采擇以爲可用特與王張申明鋟梓以廣其傳庶俾覩是編

者有所感發於心戒謹恐懼見善思齊同歸於善人君子之行德化周浹民變時雍其於國家治道不爲無補持福幸囿化日受廛爲氓緬想九重無由上達拳拳忠愛願因閣下陳之

啓

海鹽州儒學教授陶璞啓

右璞啓伏以煮海功深恢億萬斯年之國課得人望重振二十四考之家聲遐邇相安見聞交慶仰惟同知運使相公浩氣凌霄精忠貫日山横青玉案少年

志篤於螢牕花對紫微郎壯歲名香於鳳治式際風雲之會屢承雨露之恩才足以治劇剸繁德足以廉頑敦薄迎伋作守允多竹馬之童先隗爲師卓冠金臺之士天生賢之不偶地因人而愈崇高柔乃棟梁臣將大用矣陳恕真鹽鐵使姑少試之掃舊弊則古與今而一新建長策則國與民而兩便胸中貯一壺之氷雪如水益清筆下起萬竈之風雷熱波出素秋毫無擾春意甚濃容衆尊賢笑燕雀安知鴻鵠抑强扶弱驅豺狼不問狐狸禁蓮瀹之私謁棠陰之庇乎

反數訟漢廷尉民自不冤增羨多功唐劉晏才何足
比如宏羊者聞風投印而去相司馬者即日補衮而
歸披棊當之舉笏賀矣璞誤叨
温綍濫占冷氈學居海之濵欲厚倫而移俗
詔自天而下常重道以崇儒奈何千百載鄉校養士
之公田惱爲十數都竈户肥家之私産上司之催租
雖切各佃以辦課爲由不輸一粒之糧盡歸己有弗
畏三尺之法莫敢誰何致公廩之常虚有奇字而難
煮豈特廣文之飯不足待哺者多自歎淵明之琴無

紘知音者少雖曰不求飽求安者君子之志尤當思有教有養者聖化之仁令大明幸遇於台星如久旱忽逢於甘雨主張公道以嚴其令懲戒豪頑以警其餘催積歲之逋蘇多士之涸吾豈匏𠆸而不食願報公恩爾惟鹽梅以和羹佇覩相業特茲申覆伏望

丙原

璞頓首再拜謹呈

白鹿書院山長樂杞啓

右杞啓伏以兀兀窮年方自愧太學先生之誨行行

且止忽傳聞驄馬御史之來知我公素持大造之陶
鎔故小子敢飭細夫之竿牘捫心愧甚撫手斐然茲
蓋伏遇僉事相公正直公平風流儒雅形勞案牘掾
精三語於中書手把州麾事備五能於兩浙廉聲外
役寵眷
上隆故遴居清要之間特重以憲司之貳奸吏風聞
而膽落威振江湖疲民覔望以心歡化行田里南土
之蒼生何幸西山之爽氣頓增爰命使軺載馳郡驛
咨諏撫建循涉江匡閭閻無愁嘆之聲囹圄有空虛

之喜仁明章德便如荊郡之喬卿矜恕斷刑復見潁

川之廷尉不謂書堂之僻亦如夜繡之榮芹藻輝光

松篁德色如杞者一生寒士十載冷官忝爲鹿洞之

來游歌有愧瑶之鱔堂之應教養無方適逢勉勵之

加實托愊幪之賜願歸藥籠以盡樗材誦廬山幾千

仞高永記遊觀之盛歷中書二十四考再增福壽之

多皈倚冞深敷宣罔既

臨汝書院前山長郭增啓

右增啓伏以季夏平反所至作分司之雨蒼生蘇息

載拜慕古人之風雖與天爲徒不如我同姓使邛垤
敢類於泰嶽是螻蟻輒擬於大鯨今披霧而覩青天
斯凌雨而幪厦屋玆蓋伏遇廉使分司相公先生胸
蟠千古肩拍九霄道德乃其初心文章固其餘事盛
名之下不以泰山北斗而自高直道而行真若烈日
秋霜之可畏
朝廷深知治行原隰遠有光華一介不以取人片言
可以折獄如鷹鸇之逐鳥雀當豺狼不問狐狸叱咤
生風雲磊落掀天地請從論世林宗距今千三百年

何以祝公子儀在昔巳二十四考適逢啓度因叙黄緣如增者宇宙孫蓬風霜半世心懼家聲之殞額黙龍門而歸旅京華而扣門相國禮之過矣隨先生以入學大夫羅而致之以臨汝之三年無報君之一髮然饑寒如故而骯髒若新顏淵問爲邦亦粗聞行道之要子張學干祿無以備載質之謀惟以仁人之言博哉願譬草木之味同也顧非如明復謂文正丐以三千俸之雖有若崇韜拜汾陽初亦一人身爾故持淺語仰冀深恩惡乎然惡乎不然然於然者取物固

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與所與者於惠何傷情見於辭愧浮於感

安成下士李廷傑啓

右廷傑啟伏以驅馳六轡瞻皇華禮樂之新疎震百城傳刺史襜帷之舊允謂自天而下歡騰大江之西廷傑聞國僑采士論之否臧孟傳因民謠而按舉惟不盡拘於常制故能深得乎隱情自慚星㢊之微仰瀆台躔之重竊惟吏治不聞鄉論之辟舉而後胥史變爲市籍之謬悠至如安城猥多士與卒皆無賴孰

是有名文官長有甚於婣家親衙門不殊於私室挾賄賂而陰持州柄招詞訟而公害鄉民告隱糧則巧揑頭連取移乙乙移丙遇科羌則視爲奇貨十取百百取千如徵官租尤爲己利欲行結攬之策輒借呈點之名嚴責限期高擡時直府廩無由而徑達糧戶悉在其牢籠忍聞鴻雁之哀鳴徒飽豺狼之饕噬剝膚已盡擢髮難言茲蓋恭遇廉訪僉使相公閣下一道福星諸生北斗器識俊拔朝士既擢其資才厥德仁明百姓喜見其容貌宛然世美如此家聲矧權賢

誨士之規如常袞之案福建而正心誠意之學猶紫陽之憲浙東風俗將自此而還淳人才亦由斯而輩出粵若澄清之志卓乎施設之方宜升車之慨然有解印而去者民稱爲父吏服若神喜得真儒會見京師之蒙福遠繩祖武端爲社稷之名臣此實輿情非敢私佞如廷傑者賦材迂拙況值平生之數奇托地孤寒誰念道旁之味苦卑棲掌布租襲箕裘奈何刻才之侵濂幸睹埋輪之揚激日月有明光必照顧下及於覆盆草木無聲橈之鳴敢自同於珥筆其爲皈

嚮無任悚惶

醫生臨江楊叔清啓

右叔清啓伏以望函開紫氣之來昔曾半面仰少微法星之次今有二天自惟一介之寒微及此三生之幸會企瞻霄漢俯竭涓埃恭惟憲使相公閣下昭代元臣中州間氣全體大用之學經文緯武之才言肅官箴示百僚之楷範手提天憲振十郡之宏綱民物門蘇乾坤泰定好賢若渴豈辭握髮吐哺之勤疾惡如風不負攬轡登車之志小人洗心而易慮君子振

衣而彈冠西江之波浪已平
北闕之風雲伊邇風流慕尚豈徒效折角之巾勳業
輝煌咸願紀中書之考肆令么麽亦玷鈞陶伏念叔
清浪接半生折肱三世牛溲馬勃長懷不售之方蝸
角蠅頭自取乾忙之苦往歲漫遊於彭蠡獨曾下拜
於荆州十年羈旅之窮途千載平生之奇遇遂叨進
謁例辱甄收責匪參苓願在狄公之籠賤同草芥冀
申蕤蕘之言干冒威嚴第深恐悚
建安進士張復啓

右復啓伏以天開文運五星奎壁之聯輝人仰漕臺百仞氷霜之高潔謹裁子墨敬瀆典籖切謂和羹惟鹽梅有宰相調元之味滿門種桃李賴使君造化之恩況當盛治之休明喜甚羣科之彙進賢士自郭隗始久已築於金臺孺子匪張良徒令幸逢於黃石百年幾見千載一時玆盖伏遇運使相公復齋先生閤下間世真儒中朝元老夙振憲綱於柏府暫曆使節於榕封二十四考中書行矣接汾陽之武五百餘歲道統儼然聞夫子之文雖借潤以作鹹每自甘於守

淩飛霜積雪寒光散八郡之嚴煮海熬波羨課無一毫之擾曰正誼而不謀利由明德以至新民後將出綍以宣麻允喜拔茅而連茹伏念復自少也賤不堪其憂頃隨鷄表以薦升獲奉
龍墀而奏對
君寵母恩俱未報素無溫飽之謀宦情覊思共淒迷慣識寒酸之味載蒙
宸命叨錄福城三司一路之按臨十萬戶口之攸繫敢不勉思補報益勵進脩惟其掣肘於其前庶得盡

心於其下有人民有社稷顧分餘暇以讀書以德禮
以政刑期與相安於無恥孰爲諸地賴有二天惟大
賢無所不容俾小子亦宜有造與其進也能勿誨乎
充
國賓利用於
王旣得瞻於
日月觀遠臣以其所主誓無忝於門墻庸玉于成斷
環以報謹啓